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LICENSED PRODUCT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19
2956

特
門 ヘ 20
號 2956
考 106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吳培昌坦公
攜李巢明盛端明參閱

林貞肅公集

疏

論寧府用瑠璃疏　寧藩琉璃

林俊

臣日者審寧殿下累乞瑠璃瓦重荷　聖諭於引錢
此雖一事亦以逆折奸萌
內支二萬兩給撰者臣有以仰窺　陛下聖仁廣大

惇敘九族盛心而寧王據禮守經不爲無見然觀鎮
巡議奏欲俟年豐定奪是與言不當與也工部覆奏
謂規制雖相應事體寔可止又恐重累地方作俑各
府是正言不當與也迨寧王又奏工部又執奏是申
言決不當與也　陛下先可部議是明示不當與後
又從其半是婉示不欲與也士夫及耆壯公論謂寧
府多此一舉是中外人心皆謂不當與也寧王讀書
明理聰察識事斷不爲此必勝以損賢名偶未之思
耳夫事有可爲有不可爲有可已有不可已江西公
私匱竭人民滋困盜賊未息此何時也意者引錢無
與于民不知存積僅二萬七千餘兩　益府宮殿毀
蠹　益殿下見移東寢萬分驚虞責將誰任修葺之
費約三萬餘兩此不可已者也　淮府造坟　順昌
王　崇安王鎮國將軍起第已支五千三百餘兩後
來未計此不可已者也所在儒學文廟傾頹問其故
謂科罰例嚴所司顧忌不修之致此不可已者也各
處預備倉穀數少問其故謂罰贖解部所司計無自
出之致此不可已者也官軍俸粮通融節縮歲支尚

少四千餘石此不可已者也。臣嘗見　楚府殿燬久未葢。荆府多敝漏。淮府同一江西。頹垣朽柱東拄西撐。飄瓦斷椽。脫落大半。居然廢址。在民庶尚不堪居。惟寧府完美堅緻。金碧燦煌。夫大義不可已。有可爲。割財内帑。爲之未過。有可已。無可爲。又何必爲此等事哉。古者采椽不斲。茅茨不剪。土階贊堯。卑宮贊禹。儒服紀河間。樂善紀東平。湘州之約儉。鎮西之輕財。聖帝明王所以揚盛休。垂後美者。端亦在是。寧府移封之初。親至親也。已不用琉璃。再造之會國至當也。又不用琉璃。豈亦慕采椽茅茨之盛。崇古尚質。示樸以垂憲。故如此也哉。今歷百年。傳數世。一旦無故而遽改之。孝子順孫。所以順祖考者。義不當是夫前之失後人尚諱之。前之善後人忍改之耶。改則盡沒之矣。沒之非順孫。謂賢王忍爲之耶。臣所謂偶未之思者也。況性習難靜易動。難儉易奢。操之猶懼或放縱之。何往不流。賢王春秋方盛。德業方始。求之身心。自有專務。而規規循常文具之間。以毀譽前人。法則臣未知其可。臣數侍賢王言論多師

法古、又誤被禮愛獨至臣服深感切私亦當厚顧若
無右于賢王臣罪欤臣往年疏府第之制以不用琉
璃美寧先王義不當以用琉璃諛今王且小人先合
後迕君子和不尚同臣欲愛德市義完賢名不欲貢
諛順　肯虧至孝孟軻曰齊人莫如我敬王臣拘儒
不識通變但知報主道當如此竊王靜思幡悟必有創于臣言伏望　聖
道當如此竊王靜思幡悟必有創于臣言伏望　聖
明篤懿親斷大義垂善處使賢王德如純璧名若完
陛毋涉吳王几杖之賜叔段京鄙之求正大明白恩
不掩義爲世世頌美幸甚

請復常平疏　江西賑饑

臣聞古無常豐之歲而民不患於不給無他積之有
豫也夫民司命者穀穀不積民有
衣寶玉而欤者矣故預備之計於民最急今江西所
屬預備倉穀湖口縣不及一千石彭澤縣不及六百
石石城縣僅二千有奇泰和大縣亦僅八千有奇其
餘積蓄俱少臣竊憂之夫古則散豐則斂官府常規
散則樂斂則怨人情大致詭名冒領適長市道之奸

抵斗追還。竟諧里老之計。公催稍急。則交扇互搖。巧呈哀訴。只得停止。以致數縮于官。有出而無入。約爽于民。有借而無還。出非原泉、運非鬼神、伊何能繼。今欲公私兩便。惟有常平可復而已。查得近例。一里約積穀一千五百石。江西衛所。姑未槩論。試以有司言之。六十九縣。總計一萬一百四十五里。穀以一里千石計之。尚該一千一十四萬五千石。見在所積。十未及一。約少九百萬石。每穀五石。作銀一兩。該銀一百八十萬兩。盡括司府庫藏。不盡一十萬兩。羅本羞澀。

力難求濟。是外非重罰罪囚。則勒勸大戶。取彼與此。仁者不爲。況今法日以弊。難開勸罰之門。義日以衰。難求輸助之戶。若棄是不務。則今年直小荒耳。待哺嗷嗷、聚群搶穀、南康起、九江起、饒州又起、熄之復炎、痛之而無畏。萬一大荒。其無尤甚者乎。是正謀國所當預處者也。宋仁宗時。嘗出內庫百萬緡。以助羅本、今日內庫。臣未敢知。若承差吏典納銀之例又妨正體。彼善之法。冠帶尚義猶可行耳。伏望　聖明軫念江西爲控扼楚蜀閫　擁護金陵要地。人民凋瘵之

餘垂仁加卹特　勅該部計議奏行布政司招納義民官一千名除問革官吏外不拘本省別省客商軍民舍餘老疾監生廩增附學吏典及子孫追榮父祖各聽納銀七十兩者授正七品五十兩者正八品西十兩者正九品各散官二十兩者冠帶榮身監生減十之三廩膳減十之二陸續填給收完銀兩分俵各縣以資糴本各該冠帶雖不免其差役亦用加之禮貌毋妄黜罰毋輕差遣使絕輳攀樂於順從其不願冠帶願立表義牌坊者若出穀二百石亦容蓋豎不限不停以補官之臣又見凡問口外爲民邊遠充軍囚或逃而不去或去而即逃徒名治奸無益事實乞勅法司計議除情重外如扛幫誣告强盜人命不實誣告十人以上因事爭念爭執操兇器誤傷傍人勢豪不納錢粮原情稍輕不係巨惡參審得過之家願納穀一千石或七八百五六百石容其自贖免擬發遣其誣告貧累平人致死律雖不摘情實猶重并窩藏强盜資引逃走抗拒官府不服拘捕本罪之外量其家道勸穀自五百石一百石以警刁豪俱繇撫巡參

詳，無容司屬專濫，臣仍與巡按督併二司，專責守令，
於囚犯紙米，并應追贓罰工價，逐旋存積，務取數足
爲期，不容分外科罰，如縣一十里，則積一萬石，二十
里，則積二萬石，糴本精選該學行簡富户，量加領買
上上六百石，次四百石，次三百石，次二百石，不許
市民公役冒領侵費，專厥收受，名曰常平，如秋成穀
賤六石糴入，春夏穀貴五石四斗糴出，秋成五名糴
入，春夏四石五斗糴出，每石明扣一斗以備折耗存
積，俟令社長社正開報貧民每丁止買二錢以杜兼

利，前項銀兩當令前該富戶給領，秋成照價糴入，穀
貴依前糴出，循環如常，若穀賤年分，不必發糴，仍別
查弘治十四十五十六三年，放過饑民稻穀，量追一
半，如借一石者，追五斗，另厥收受，審實極貧，倍加賤
糴，如時一錢四斗，則與六斗，果甚孤獨無歸，委難自
糴，方與賑濟，不必追還，若得過冒領問罪之外，每穀
一石，罰穀十石，衛所常平，亦依此法，衛一萬石，所二
千石爲則，各該掌印有司考滿黍定殿最，軍職管事，
酌取去留，所貴上下相資，人法並任，同心遠大之圖，

用復常平之政，臣再勸社民各立義倉，與義學義塚例，置名曰阜俗三義。盡一義者，書一義之門；二義三百石，別處一倉，極貧利一分，次貧利一分，春借秋還，轉相周助。民樂表異，似亦有從若常平既復，社倉又行，則饑饉有備，而地方可保無虞。此預備至計，子民至急，而江西今日尤爲急者，伏惟　聖慈留意。

藍鄢捷音　討平流寇

迺者四川大夥流賊藍廷瑞鄢本恕等，本皆小醜，輒

逞元兇，猖亂歲更二三，烏合人餘十萬，私造軍器，而建五方旗旌，僞授職官，而鑄萬戶府印，干紀僭號，始起曩於兩川，攻城殺官，遂流毒於三省，殺人難以數計，刼財無有紀極，軍民妻女，爲其姦擄，鄉市房屋，爲之燒燬，所過屠戮，厥罪貫盈，致厲　聖慮，命官興師，該總制尚書洪鍾，會臣等仰體　皇上欽卹好生之德，神武不殺之心，屢給榜文招撫，有能自首及自相擒斬者免罪，詿意各賊執迷不悟，陽則節稱聽撫，以計緩我師，陰則益肆刼殺，以戕害人命。先該四川在

於門枪城峽等處，後該湖廣在於鎮坪茅坝地方，勦殺大敗，逃散不多，但以首惡未擒，遂致復聚爲患，攻燒營山縣治，殺傷衆多。事王源，陸續添虜，又至萬餘總制咨臣整兵征勦，又咨陝西都御史藍章，行副總兵閻綱等，統兵副使來球，監軍佥原委，湖廣紀功御史何棐，分守左參議方璘，分投監督都指揮李玉，樊燁，所統辰九等衛，并永保等司漢土官兵，一路西由漢中約同陝兵，一路東由大寧，直趨通巴，俱會同四川守巡等官，至參政曹祥僉事李恕，今陞按察使公勉仁，右參議錢朝鳳等，督領軍兵鄉勇人等，屢次擒斬功級，及先後調河南都指揮徐節，鮑威，統領軍兵三千前來金州，協力戰守，今該監軍紀功御史何棐參議方璘呈該中哨領兵都指揮李玉報稱，統督永順等漢土官兵，於本年四月二十八日追至陝西石泉縣熨斗坝地方，賊見官兵追急，及因無得搶擄，叫願聽撫，彼欲不聽，但各哨官兵追赶未齊，只得用計撫令到於四川東鄉縣地方金寶寺聽撫，及引賊差小老人何坤等三名，并保靖宣慰彭翰，亦引小老人李

萬良一名、執旗吏何定馬湖土舍安宇并鮮永金等亦引小老人譚文章楊相馮軫劉宗四名俱來告撫於本年五月初八日、蒙總制會臣給與牌榜責限六月初八日齊到金寶寺、十二日前赴達縣軍門投見若有變詐違限、就不准撫、即便會兵勦殺、遵奉節次差人催促前來、及令哨湖廣保靖宣慰彭翰芽岡崑長覃良佐、四川領兵署都指揮李蔭、酉陽土舍冉震等、先後各到圍隨安宇何定通判第五德縈隨賊後、陝西巡撫都御史藍章亦督發副使來球監督副總兵閻綱、領兵在於延昌關守把、都指揮金冕領兵千圍隨營賊到川境竹峪關等處自知罪惡深重賊律任勦撫之職者可以爲盜情形今昔同首不宥意圖隨路延至交秋田野稻熟得以搶食乘隙逃走、十日不見前來、致違前限、纔於十四日方到浪洋寺、相離金寶寺尚遠、又不肯來、在彼依山分營駐劄、使人到哨、會說要將伊等人衆撥與營山縣、或臨江市地方、一處安插、方去聽撫、彼時明知賊計變詐、只得含糊應答、令其來哨會話、又不肯來投見勒要旗牌官員質當、方令鄢本恕先來、見過回營、然後

藍廷瑞來見呈文仍稱平司衙門字樣俱送軍門看實又在松樹垭劫擄姓袁人家將男婦二人割耳及割去腦皮詐已顯露但因圍隨兵衆不能脫走訪得自十一日起餘黨乘夜走散數多恐被賊首脫逃只得設計擒擊間十五日藍廷瑞又將擄得幼女一口詐係伊女藍云女送與彭世麟爲妾意要將伊和縱彭世麟暫且收下設計要請各賊首到哨會親會話何定安宇令藍廷瑞毋舅族屬鮮永金等設計引誘出官有藍廷瑞鄢本恕并大小賊老人總甲王金珠

李尚鑾冷玉珍王守忠陳凱李忠相潘秀山謝金舟張萬友趙永清余春李彪馮宗何伯陽馮軫胡楹劉俸任文輝宋金邦劉漢陽苟永清曹紀李萬良陳珊劉渭何坤等二十八人俱於十六日齊到本哨遂被伏兵盡皆生擒攘鬧間餘黨聞知散亂奔逃隨發官兵追殺除射殺身死不曾割級并淹死不算外通計共擒斬四百四十名口顆副奪獲騾馬六十七頭匹賊衣六十一件腦包一十一箇旗五面鎗刀一十四根把銅鑼一面神像一尊夥帶三條道印一顆銀四

十三兩四錢八分、布三十疋、斬獲馬尾七尾、砍傷騾
馬九十餘頭匹、并稱各賊告願聽撫、臣又差藍廷瑞
母鮮氏、母舅鮮永金、戶內藍相藍永金嬸夫吏何鸞
節次入營招撫、節回聽撫緣由前來、緣前項流賊日
久誑猶不來迎敵、惟務速逃疲我官兵追逐乘隙遂
肆劫掠。已經總制會臣議行清野之法、示令居民近
者搬移入城遠者擇立山寨將人口騾馬粮食盡行
收保。賊來則堅壁拒守。賊過則趁時耕種。賊果鄰於
搶食。虜騎逃過陝西彼亦如斯、因是勢窮內屈。又被
官兵追緊、意欲再假聽撫、延緩至秋。田野稻熟、豈意
官兵湊集、圍嚮深厚。只得跟隨前來。探知臣等先已
分布。賊心疑懼、遲延違限、止到浪洋寺、依山分營散
住、不肯前來投見、致被永順土舍彭世麟并各哨亦
各有人、何定安宇等、又令鮮永金何鸞等、在內設計
將各賊首誘出、盡數擒獲、止有小老人廖麻子一名
逃走、未知存亡。餘黨勦散、除已獲外、其餘鑽林散逃
者、又行嚴督各哨官兵四散分投追勦、及嚴令領兵
等官、并各處地方守隘人員、遍搜山箐、務期盡絕、若

散走十人以下者俱要生擒解審二三十人以上就
有兵器拒敵者方准首級耳功以杜妄殺總制又會
臣出給告示者發去各該州縣鄉村地方張掛曉諭
但有逃散賊黨或三五人或十數人爲一夥躲在山
林逃命者許照奉　勅諭內除首惡不宥其脅從之
人有能自首免罪事理俱赴所在官司自首與免本
罪審發回籍復業優卹不許官兵把監人等阻拏報
功如此則散賊可以盡滅地方可以保安靖矣臣等
議照藍廷瑞鄢本恕首倡爲亂王金珠李尚鑾冷玉
珍等同惡相濟始稱順天括地掃地三王一十八總
旗上僞書貪王天子後改八大老人總管四十八營
小老人藍廷瑞仍稱總兵官收掌萬戶府僞印遇有
更換老人總甲等項印給批帖追獲見在似此罪惡
貫盈神人憤怒是以天奪其魄即今首惡盡擒餘黨
勦散軍民胥悅地方已安此蓋仰賴　祖宗在天之
靈　皇上無疆之福　聖謨神武施及遐方總制洪
鍾籌畫周詳與鎮守等官叶心贊理是以將士用命
成此武功臣愚陋無能不勝欣躍慶幸之至除將首

惡藍廷瑞等俱發湖川二省三司等官會問取招通
行解京及散逃餘黨追捕盡絕并將見獲功次發與
紀功御史等官何棐等紀驗外緣係捷音事理謹具
題知

論盜內府財物不當輕貸疏　嚴治內侍侵盜

竊以內府嚴密之地內監親近之臣而內庫之儲付
以監守責亦專矣不謂王玘等大肆奸貪潛通陳俊
等恣意侵盜夫一時侵盜如是平時侵盜何如一起
事發如是各起事未發何如中間隱侵又有不可以
數計者夫當正德蠱極之時嘉靖起而應亨嘉之會
豹房等財物天意爲中興積也而道路相傳多見侵
沒今被該廠訪出宜示大戒顧乃得送司禮監奏請
發落夫以近日內臣有犯不付有司猶非大盜尚爲
失刑今王玘等大盜容不付有司耶成化間內使張
永保盜昭德宮財物奏擬處決且累掌宮太監亦發
海寧子充軍夫昭德之財物猶私財也尚示大戒況
內府公家之積內而大禮外而大費皆於是乎出不
示大戒誠恐江河不足以實漏卮羣盜效尤國計一

空其弊可勝道耶書云君曰辟曰宥臣曰勿辟勿宥言不當徇君以爲生殺惟當審輕重之宜此法官萬世訓也臣等爲國守法豈容忍默以漏大奸乞將王玘盧能等下之有司明正其罪太監張得玉等及該直守門守衛內外官軍亦各查究如律庶羣奸屏息積弊一清矣

題私開倉厰擅收料豆侵欺錢粮事　內犯付法司

嘉靖元年十月管牛房尚膳監左少監賈全奉御王太安郭文王川長隨段伸張伸堂姜輔閻川內使任信等侵盜喂養牛隻料豆三十九石倉官徐鈞滅等枉罪具奏送審奉　聖旨是賈全送司禮監奏請發落徐鈞等送大理寺審了來說欽此看得刑部大理寺皆古刑官虞謂之士師周謂之司寇我　太祖慎重刑獄鞫於刑部而讞於大理寺然後告成于　天子而聽之此成法也近者內侍有犯多付司禮監似無刑部也今付刑部又即付司禮監又似無大理也竊意終非　祖宗成法伏望　聖明將賈全等仍同徐鈞等送大理寺審錄然後付之司禮監庶幾成法

具存、爲　聖子神孫萬世不易之定守、臣等不勝願幸

正法守疏　法司治獄

厭衛可以察小奸而特梗大法公爲刑官每方爭之先朝大臣風紫如此

嘉靖二年該太監崔文題爲分豁妄捏虛詞陷害良善事、切惟　祖宗設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謂之法司、凡大小罪犯、無不由之、錦衣衛謂之親軍、伺察諸奸細、鎮撫司鞫訊大盜妖言、洪武二十年、我　太祖以鎮撫司非法凌虐、燒其刑具、以所繫囚送刑部、洪武二十六年、申明鞫刑之禁、凡罪囚俱送法司、永樂以後、任遇漸加、而職事仍舊、見之　大明會典者如此、　列聖相承、恪遵無易、正德年間、劉瑾錢寧等、相繼擅權、凡意中憂惡、輒奪付鎮撫、文致成獄、以遂其奸。而　祖宗之法大壞、劇盜四起、巨逆繼作、皆陛下所習聞而痛惡者。天啓我　皇上入正大統、撥亂世而反之正、先朝之牢奸錮弊、一舉而剪除之、天下方仰中興之治、不意忽有此未思之舉、豈崔文有所庸愚或假手以濟其私乎、夫法本大公、罪必居一、使宋鍾所告崔文等涉虛、自有反坐之律、所告果實亦

有必當之條此　祖宗成法在　陛下亦有所不得
私者況臣等微末之臣耶今不待法司問結而輒付
鎮撫是固臣等奉職無狀只可治臣等之罪而未可
廢　祖宗之法況今風霾雨土赤日無光天之示戒
甚明正上下內外省身修德之日今此小事尚爾有
拂于天萬一有大於是將何如耶誠恐將來之變有
不可測者伏願　皇上念　祖宗之法畏上天之戒
收回成命仍將李陽鳳等付法司從公問結以爲將
來之戒則刑罰當而天下服矣

重惜事體以正　朝廷疏　逮問府官
聽奸民一面訐訐之言逮問職官甚傷治體安得如
貞肅公者時發昌言哉
差錦衣衛官校拏解知府郭九皐等來京問理一事
已經科道官連日抗章糾正其失節奉　聖旨未賜
允納昨者又奉　聖旨趙紀所告係干人命重情又
贓私數多特差官校拏解來京待到京之日朝廷自
有處置你每如何又這等來說該衙門知道欽此據
趙紀告稱因定國公家奏陳土豪久隱功田被知府
郭九皐問發伊男趙文子充軍仍許憩九皐并同知

張宗接受馬甫廣等金銀致死人命等情臣查得定
國公徐光祚於去年實有此奏奉　欽依着撫按官
會同原差科道部屬官選委公正人員審勘明白議
處停當來說欽此該巡撫順天等府地方右副都御
史孟春巡按監察御史郭同臣與監察御史樊繼祖
戶部主事張希尹行委知府郭九皐同知張守定國
公奏內事情從公查勘續據該府勘明申稱奸民趙
紀違例投獻捏稱馬甫廣等霸占等因已經都御史
孟春會同具題外據今趙紀所告前事則是撫拾原

勘官員中間似有依憑城社之迹姦弊顯著法當懲
治奈何反開告訐之門遽興拏官之獄況　朝廷設
官分職自有定制臣下奉法任事各有常守今天下
一應詞訟內則從三法司外則從按察司及撫按衙
門　祖宗以來守爲成法況東廠原奉　勅諭責在
緝事專爲京城其永平府係直隸地方遠在千里縱
千人命贓私自屬彼處撫按衙門東廠委的不應受
理又不當輒與聞奏趙紀縱有寃枉重情自當赴本
管上司陳訴若有見監人犯亦合具本奏行法司不

應蔫赴東廠首告。今芮景賢昧于事體。輒受民詞。既以聞之　陛下。一時未察。不宜付之所司。輒差官按拏解。今日舉措委于事體非宜。且　陛下之言曰。待拏解到日。朝廷處置。臣謂　朝廷處置。亦惟有法而已。今拏解之舉。已爲法外之事。臣未見法外行事而可以服天下者也。且　朝廷行政。貴識體要。人主爲治。宜攬大綱。即使郭九梟拏解到日。鞫問貪酷是實。　陛下猶不免以天子之尊下侵有司之事。頗類苛察。足傷大體。設或趙紀所告涉虛。九梟被逮而

死。則虧損　聖德。孰任其咎。今據紀一面之詞。未經勘鞫。眞僞不辨。而九梟先已褫奪衣冠。身就縲紲。道路與嗟。甚非美事。風聞四方。人人解體。恐非　國家待士大夫之道也。況此事根因。原屬撫按衙門。所告情詞。牽連人犯頗衆。徒使拏解到京。終是難與結斷。萬一盡屬虛謬。於　朝廷所損非輕。臣愚乞　陛下俯垂明察。示人至公。無主先入之言。勿與臣下爭勝。特降　明旨。將知府郭九梟提解永平府聽理。將趙紀所告事情。選差刑部錦衣衛官各一員前去。會同

北直隸撫按官逐一體勘、待勘得郭九皋等贓私是實、人命果眞、然後拏解前來。處以重典、以爲天下貪酷官員之戒、實爲未晚。若趙紀所告事出誣妄、則亂法之姦罪在不赦、亦乞　朝廷從重處治、用懲頑梗。如此則事理不失、法令自行。議論自息。　朝廷正而人心安矣。臣昧冒進言、無任隕越伏惟　陛下留神省察、則天下幸甚、

查處皇莊田土疏　查處皇莊

節該戶部題、先因給事中底蘊奏稱正德年未、姦猾無籍之徒、捏稱湖蕩等項無人之地、投獻近倖勢要之官、具奏建爲皇莊、臨近居民、被其混賴侵占、乞行撫按等官查勘等因、已經該部議擬、題奉　欽依、轉行各該撫按衙門、委官親詣各該　皇莊處所、從公查勘、通行去後、續因傳奉事理、該部執論、及看得查勘事宜、干係重大、必須另差科道部屬官員、假以事權、公同查勘等因、題奉　欽依是、畿內根本重地、祖宗朝屢有優恤禁例、近年以來、姦猾無籍之徒、妄將軍民田土、指作空閒、設謀投獻管莊官按人等、因

而乘機侵奪藉勢混賴橫征巧取百般尅害利歸羣
小怨在朝廷以致軍民失業盜賊生發朕在藩邸已
知其弊覽奏深用惻然便寫勑差科道部屬官各一
員前去會同巡按御史親詣查勘但自正德元年以
後朦朧投獻及額外侵占的盡行查出各依擬給主
召佃管莊人員盡數取回着管屯僉事兼管該徵租
稅照依原定則例折收錢銀原係皇莊的解部類進
係皇親功臣的赴部關領不許自行收受亦不許佃
戶人等拖欠欽此節該部院等衙門題奉欽依差臣
等前去查勘臣等切照　皇莊及　皇親坊臣各項
莊田所占各府州縣地方查得正德十一年以前已
有三百八十餘處每處地土動計數千百頃中間侵
占混奪之弊積襲已非一朝爲厲之階實起於姦人
欲盡規地利以媚　朝廷其流之弊則壞於勢家盡
奪產以肥私室其在宮闈者則中官禁卒旁午肆出
而郡縣恣其騷擾其在勳戚者則豪奴悍僕肆行威
斷而官府莫敢誰何節經委官查勘終於患害不除
蓋由私人貴戚憑藉寵靈猶少奸徒盤據窩穴是以

積垢宿蠹莫可爬梳合勢朋計動行沮撓此實累朝弊政至於　先朝至極幾輔軍民剥膚搥髓之害莫有甚於此者也茲者伏荷　皇上至仁體物軫念民窮故因言官建議亟蒙　俞允之音繼因該部執奏特降諄切之旨既將管莊人員盡數取回復禁皇親功臣不許自行收受厲階禍本一旦剗除中外人心不勝歡慶但先經該部具題節行撫按衙門後續因差科道等官止令前去會同彼處巡按御史而於巡撫衙門顧未之及臣等愚昧以為鋤擊豪強則於巡按之體為切至於撿覈田土則於巡撫之職為宜必須彼此會同方於事體穩便且順天等八府雖曰近在畿甸然地方遼濶周延千里故撫按付以四人分理今　皇莊并各項莊田所占之地幾遍八府以正德十一年以前所有計之無慮九萬餘頃至於近年以來歲增日益踰鄉跨邑無處無之且先年祇因一二處奏辯告爭　朝廷差官亦不過一二處踏勘尚有經年閱月方得事竣今舉列郡　皇莊之多百年積習之弊一旦付臣等清理是宜舉措之間要必先

有次第訪得各該撫按官員見今巡歷各在一方相去隔遠卒難期會合無查照該部原議先行撫按衙門遵照先今節奉 欽依事理一面委官分投親詣各處 皇莊逐一查出四至段落并原額頃畝數目及審有無侵占混賴等弊開具畧節聽候臣等領勅前去親詣各該地方備出告諭嚴加督責容行體訪中間或權豪勢要沮壞行事或侵奪隱占積久難明或奸猾刁徒乘機混賴或貪官餌賄枉法欺弊或冗官玩法猶於奉行俱聽臣等會按施行應拏問者徑自拏問應參奏者指實參奏如此先後有序而施為不至於叢脞輕重有體而事理亦得於周詳尤望天語叮嚀載之 勅諭令各該地方官員文職自知府以下武職自指揮以下俱聽臣等委用有公勤幹濟者許臣等薦聞闕茸廢事者許臣等劾治庶足以振起庸常儆飭怠惰而事乃克濟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終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吳培昌坦公
巢明盛端明泰閱

林貞肅公集

林俊

疏

傳奉勅諭查勘畿內田地疏

節該欽奉　勅諭順天等八府係是畿內根本重地、朝廷累有優恤禁例、近年以來、奸猾無籍之徒、妄將

軍民田地指作空閑、設謀投獻奏改皇莊、管莊官按
人等、因而乘机侵奪、藉勢混賴、横征巧取、百般刻害
以致軍民失業、朕深惻然、茲特命爾與山西道監察
御史樊繼祖戶部主事張希尹公同查勘、先行撫按
衙門選委官員分投查審明白、爾等即便前去、會同
各撫按官照依戶部先後題准事例、親詣各府地方
用心覆勘、凡正德元年以後、各項莊田、但有朦朧投
獻、及額外侵占者盡數查出、各依擬給主召佃、管莊
人員、盡數取回、仍差管屯僉事兼帶督理、該徵租稅
照依原定則例、折收銀錢原係皇莊者、解部類進、及
皇親功臣者、解部關領、不許自行收受、亦不許佃戶
人等拖欠、其莊田內有成化弘治年間姦徒投獻者、
一體查勘、各該府州縣衛所衙門官員人等、文職自
知府以下、武職自指揮以下、但有事體相干者、悉聽
督委清理、公勤幹濟者、從公旌舉、敢有玩法廢事、及
軍民勢豪人等、不服拘管、恃頑沮撓、或姦猾刁徒、乘
机混賴、或貪官餌賄、枉法欺弊者、五品以上、并勳戚
指名奏奏、六品以下、徑自拿問重治、中間事情、有該

載不盡、有益于國家、有利于軍民者、悉聽會同從長
議處、輕則徑自施行、重則具奏定奪、爾受茲委任、須
秉公持正、悉心查理、務使積弊盡革、官民兩無虧損
毋得徇情畏勢、徒具虛文、自貽咎責、爾其慎之慎之
欽此、除欽遵外、先爲前事准兵科等衙門関劄、該戶
部左侍郎秦金等題查得先爲開讀事、伏覩詔書內
一款、京通二倉水次倉皇城各門京城九門各房倉
塲各皇莊、但係正德年來額外增添內臣司禮監照
洪武初年例查奏取回、欽此、又該禮科給事中庶蘊
奏爲應詔查處皇莊事、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欽此
該本部議擬題奉欽依轉行各該撫按衙門選委官
員查勘去後、旣而兵部又稱差管皇莊內臣官校數
多、移咨勘報等因到部、臣等益加駭愕、竊惟京師者
天下之本、而畿甸者又京師之輔也、畿甸之民安、則
天下之民舉安。歷觀前代之主、無不以京師爲重者、
我　太祖高皇帝以應天等處爲興王之地、特將夏
稅不時全免　太宗文皇帝建都北平、恪守成憲、撫
綏畿甸、安戢人民　列聖相承、益隆無替、夫何正德

元年來奸猾無籍之徒多將畿內逋逃民田投獻左右近倖之人奏爲皇莊況管莊內臣又憑城狐社鼠之勢而收租官校即係設謀投獻之人出入往來肆行無禁千方百計巧取橫征小民無所措手有司莫敢誰何而　皇親駙馬功臣人等莊田亦皆散布其間乘机侵奪借勢混賴往往有之幸賴　陛下聖明入繼大統舉百弊而一掃之故有前項裁革管莊內臣之詔有以仰見　陛下强本制末居重馭輕之盛心矣旬月之間乃復有此傳奉復許皇莊責令私人管理不意　聖政維新之初乃復有此厲民之漸伏望　陛下垂念畿輔根本重地將近日傳奉皇莊官店事理收回成命又看得查勘事宜干係重大必須差科道部屬官員假以事權公同查勘庶幾克濟等因題奉　聖旨是先着撫按衙門選委官員上緊分投查審明白你每還去會同撫按官親詣覆勘務使猶弊盡革官民兩無虧損戶部知道欽此欽遵等因到部備行前來臣等除遵奉　勑諭親詣順天等府州縣會同前巡撫順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李昆今接管右副都御史孟春并巡撫保定等府
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季鳳前巡按直隸監察
御史王琳宋鉞今接管監察御史郭楠選委官員分
投親詣各該地方、拘集地鄰、并該里老人等、嚴加查
勘、去後、續據順天等府經歷司各將委官治中等官
王槐等查勘過各該州縣原額莊田、并投獻侵占額
外、軍民地土、各項畝數目、及取具業主。召佃人戶退
認供結領狀緣由造冊呈繳前來臣等覆勘相同除
將成化等年奸民馮大經等投獻侵占地土、隨就斷

給原主管業、有罪人犯、案行該府提問依擬發落未
到者、照提歸結、及將查過緣由、備造文冊奏繳外、切
照臣等猥以菲才、誤蒙委任、奉命以來、按行八府、閱
歷三時、仰希　明恩、俯詢民瘼、凡係成化弘治及正
德年間　皇莊、及皇親功臣莊田、但係奸民投獻勢
要侵占者、逐一盡數查出、給主召佃、還官逋民、一切
遵照　勅旨施行、所據查勘過順天等府地方各項
莊田地土、共計二十萬九百一十九頃二十八畝、退
斷侵占過民地、共計二萬二百二十九頃二十八畝、

數十年來勢家豪戶隱占之地。一朝始得清明數千里內小民流離困踣之苦。一旦少得甦息。閭閻之下。莫不歡忭鼓舞。歌頌太平。此實恭賴我　皇上如天之仁。好生之德。思王業之本。念小民之依。維新之政。莫有大于此者。　宗社萬年之期。端在是矣。而臣等何幸得以此籍手獻忠于　陛下。但臣等區區犬馬之忱。尚有進于是者。不敢不極爲　陛下陳之。惟　陛下俯垂聽焉。臣等伏聞農桑者。天下之本。土地者。民食之源。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足而民無所困苦。故周官太宰以九職受萬民而首曰三農。大司徒頒職事于邦國都鄙以登萬民而一曰稼穡。自古帝王之治天下。蓋莫不以土地農人爲重也。三代之制。不可復已。自秦人廢井田之後。田不在官而在民。是以貧富不均。穀祿不平。一時識治體者罔不興慨。歷代以還。英君賢佐。凡有志于仁民愛物者。莫不隨時漸爲之制。如限田之議。均田之法。口分世業之制。要皆良法美意。而一時人賴其慶至今猶可稱述。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立國之初。撿

覈天下官民田土。徵收稅糧。具有定額。乃令山東河南地方額外荒地。任民儘力開墾。永不起科。至我宣宗皇帝。又令北直隸地方。比照　聖祖山東河南事例。民間新開荒田。不問多寡。永不起科。至正統六年。則令北直隸開墾荒田。從輕起科。實于　祖宗之法。略有背戾。至　景皇帝尋亦追復洪武舊例。再不許額外丈量起科。至今所當遵行。所以然者。蓋緣北方地土平夷廣衍。中間大半瀉鹵瘠薄之地。蔓葦沮洳之場。且地形率多窪下。一過數日之雨。即成滄沒不必霖潦之久。輒有害稼之苦。祖宗　列聖。蓋有見于此。所以有永不起科之例。不許額外丈量之禁。是以北方人民。雖有水潦災傷。猶得隨處耕墾。以幫助糧差。不致坐窘衣食。夫何近年以來。權倖親暱之臣。不知民間疾苦。不知　祖宗制度。妄聽奸民投獻。輒自違例奏討。將畿甸州縣人民奉例開墾永業。指爲無糧地土。一槩占爲己有。由是公私莊田。踰鄉跨色。小民恒產。歲朘月削。至于本等原額徵糧養馬產鹽入站之地。一例混奪。權勢橫行。何所控訴。產業既失。

糧稅猶存。徭役苦于並克。糧草困于重出。飢寒愁苦。日益無聊。展轉流亡。靡所底止。以致强梁者起而爲賊盜。柔善者轉死于溝壑。其巧黠者則或投充世家莊頭家人名目。資其勢以轉爲良善之害。或匿入海戶陵戶勇士按尉等籍。脫差徭以重困敦本之人。凡所以感民命脈竭民膏血者。百孔千瘡。不能枚舉。是豈古今帝王治世之道。是豈　祖宗　列聖立國之法。臣等查得各宮莊田。　祖宗以來未之有也。惟天順八年以順義縣安樂里板橋村太監吉祥抄沒地

一處。撥爲宮中莊田。其地原額一十頃一十三畝。初吉祥占過軍民地二十四頃八十七畝。共三十五頃。初立莊。今次查勘。又占過民地四十頃。見在共七十五頃。此則宮闈莊田之始而數十年間侵占之數過于原額已十倍也。舉此一處。其他可知。至成化年間。惟增寶坻縣王浦營莊田一處。原係會州衛草場。弘治年間止增豐潤新城雄縣莊田三處。至弘治十八年十月乃　孝廟升遐之後。　先帝踐祚之初。一月之間。建立　皇莊七處。曰大興縣十里鋪皇莊。曰大王

莊皇莊、曰深溝兒皇莊、曰高密店皇莊、曰石婆營皇莊、曰六里屯皇莊、曰土城皇莊、自此之後、設立漸多。而　皇莊之名始著。其在昌平州、則有蘇家口皇莊、在三河縣、則有白塔皇莊、在眞定府寧晉縣、則有鋪頭村皇莊、大劉村皇莊、在平隆縣、則有大灰窯皇莊、在新河縣、則有僊汪莊皇莊、在南宮縣、則有南莊村皇莊、此皆正德元年之新設也。又東安縣則有南葛里皇莊、寶坻縣則有李子法皇莊、遵州則有神樹皇莊、武清縣則有灰蝸口皇莊、王慶陀皇莊、靜海縣則有四當口皇莊、此皆正德二年之所設也。至正德四年、則立大興縣三里河皇莊二處、正德五年、則立六里屯皇莊一處、正德七年、則立武清縣尹兒灣大直沽皇莊二處、正德八年、則立昌平州樓子村皇莊、靜海縣衛河兩岸皇莊、青縣孫兒莊皇莊、保定府安州驒馬廟皇莊、清苑縣閻莊社皇莊、正德九年、則又立安肅縣龍化社皇莊、數年之間、設立皇莊如此之夥、共計占地三萬七千五百九十五頃四十六畝、然皇莊既立、則有管理之太監。有奏帶之旗校。有跟隨

之名下。每處動至三十四十人。其初管莊人員出入及裝運租稅俱是自備車輛夫馬。不干有司。正德元年以來。權奸用事。朝政大壞。于是有符驗之請。閘文之給。經過州縣。有廩餼之供。有車輛之取。有夫馬之索。其分外生事。巧取財物。又有言語不能盡者及抵所轄莊田處所。則不免擅作威福。肆行武斷。其甚不靖者。則起蓋房屋。則駕搭橋梁。則擅立閘隘。則出給票帖。則私刻閘防。凡民間撐駕舟車。放牧牛馬。採捕魚鰕螺蚌。莞蒲之利。靡不括取。而相鄰地土。則展轉移築（今皇庄之患稍息然宦寺動輒奏請如故也）封堆。包打界至。見敢微銀本土豪猾之民投爲莊頭撥置生事。幫助爲虐。多方打尅。獲利不貲。輸宮闈者曾無十之一二。而私入囊橐者。益不啻什八九矣。是以小民脂膏吮削無餘。由是人民逃竄。而人口消耗。里分減併。而糧差愈難。卒致　輦轂之下生理寡遂。閭閻之間。貧苦刻骨。道路嗟怨。邑里蕭條。向使此弊不革。將見數十年後。人民離散。土地日蹙。盜賊蠭起。姦雄藉口。不知朝廷何以爲國。此可爲太息流涕者也。茲者幸遇　皇上。天縱仁智。入繼大統。曩在

潛邸已知其弊即位之初首下　明詔將管莊人員盡數革回乃者復采大臣之議委臣等以查勘前項地土草萊之下始得披雲霧而覩青天脫水火而就衽席矣但伏讀　敕旨猶有曰係皇莊者解部類進臣等竊有疑焉然未經查勘之前臣等雖知其害而不知其創設之由爲害之實不敢冒爲　陛下言之今以臣等前所披瀝實出見聞之眞　陛下固當惻然于中亟圖所以處之矣而況　陛下聰明廣覽蓋已先得于　龍潛之日又有不待臣等諄諄者乎臣等竊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且天子藏富于民今四海九州之貢賦山林川澤之物產凡所以納之司農輸之內帑何者而非所以奉　陛下一人者乎孟子曰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又何者而非所以奉重闈慈闈四宮者乎祖宗以來宮闈一切公用自有成規況　九重之內錦衣玉食何欲不遂顧可屈　萬乘之尊下同匹夫以侵畎畝之業屑宮壺之貴雜于閭閻以爭升斗之利其何以示天下訓後世也哉且自古人君未嘗有

此漢宣帝嘗以池臺未御幸者假與貧民漢元帝嘗以公田及苑賑業貧民未聞占民地土以爲皇莊也且　皇之一字加于　帝后之上爲至尊莫大之稱今奸佞之徒假之以侵奪民田則名其莊曰　皇莊假之以罔求市利則名其店曰　皇店又其甚者假以囤壞鹽法則以所販之鹽名爲　皇鹽即此三者足以傳笑天下貽譏後世仰惟　陛下躬堯舜之資舉文武之政何不一切掃除之乎若此三者名跡猶存實足以累　陛下大有爲之政甚非臣等所望于

陛下者也如蒙　聖慈俯察愚忠深惟國本乞　勅該部查照臣等勘報文冊將在京附郭大興縣地方各宮莊田原不係占奪民田不滿數十頃者請一切改爲各官親蠶廠公桑園等項名額　勅令有司種植桑柘以備宮中蠶事蓋古者天子親秉耒以耕后妃親桑以供郊廟之服後世漢文帝景帝皆詔皇后親蠶以供祭服爲天下先乃者改元之春臣等恭覩　陛下躬耕籍田既以身先天下矣茲者恭遇　皇后殿下配德之初正位之始所宜躬履勤儉以率天下

而親蠶之禮。實爲我朝百年缺典誠願　陛下大賜
建興。克配　皇祖。特　勅禮部詳考禮經月令祭統
祭義等篇。斟酌古今。具　皇后親蠶儀以進。待明年
季春之月。擇日舉行播告天下。此誠　帝王之高致
后妃之盛節。閨門風化之首。而王業之根本也將見
風聲感動。德教流行。男勸于耕。女勸于織。海內富庶
之效。不患不文帝若矣。而曠代之典。又不足以爲萬
世之美談也哉其餘一應莊田遠在各府州縣動以
千百頃計者。臣願　陛下一切弛以利民。或勒歸戶
部。勒入版籍。令民照舊輸納。以爲在官地土。不必更
屬宮闈然後　陛下明降諄切之旨。榜示中外。盡削
皇莊及各宮莊田之名。一洗　累朝之弊。永垂百代
之庥。萬一以爲宮中常年供用不能頓缺。敢乞著爲
定例。令戶部每歲進納上供銀兩若干。分進各宮以
克支用。却爲光明正大。不傷大體。何必虛受莊田之
名。貽小民之害。而示天下以自私自小也哉昔賈誼
勸漢文以興起禮樂。而文帝謙讓未遑。千載之下。賢
者惜之。臣等仰見　陛下聰明仁聖。至性天成。堯舜

之事。蓋所優爲。此事甚順而易。特在　陛下少留聖意轉移間耳。若舍此不圖。臣等以爲不惟不免賢者之惜。殆恐不能不貽　宗社將來無窮之憂。伏願　陛下亟召輔弼大臣。相與熟講而力行之。臣等不勝大願。至于　皇親功臣　欽賞莊田。臣等復有一得之愚。又不敢不重爲　陛下言之。查得洪武初年。公侯駙馬伯祿米皆給官田。令量原定官糧。私租之數依主佃分數收取。至洪武二十五年。令公侯伯皆給祿米。論功定數。舊賜田還官。窃謂洪武初年。乃　聖祖甫定天下。干戈百戰之後。海内人民喪亡略盡。土地有餘。彼時封爲公侯伯者。又皆一時翊運佐命元臣。比今之戚畹恩澤封拜者。萬萬不同。況以有餘之地賜有功之臣。其在　聖祖宜乎析土壤以施恩賚。亦無不給。胡乃給祿之後而原賜田土急令還官。誠以土地乃農業所資。實爲國家之大本。而人君所賴以爲國者也。蓋古之有田祿者。各食其田之所出。以爲世祿。今既官給之祿。奈何又與之田。是重出則過制矣。此　聖祖之意也。然功臣之中。勳勞大者。至今

仍有莊田。不過數家。查得管業已定。侵占亦少。惟是近年以來。　皇親侯伯憑籍寵暱。奏討無厭。而　朝廷眷顧優隆。賜予無節。其所賜地土。多是受人投獻將民間產業。奪而有之。如慶陽伯受奸民李政等投獻奏討慶都清苑清河三縣地五千四百餘頃。如長寧伯受奸民魏忠等投獻進討景州東光等縣地一千九百餘頃。如指揮僉事沈傳吳讓受奸民馮仲名等投獻進討滄州靜海縣地六千五百餘頃。以致被害之民構訟經年。流離失所甚傷　國體。大失群心

今臣等仰遵　勅旨。既已退給明白。然非賴　聖明在上。地方懼害。何有窮已。今雖亟加扶救。而傷殘已多。伏望　陛下特勅該部除功臣家外。將　累朝皇親侯伯受賜莊田。據臣等勘報文冊。通融數目多寡。定爲中制。量給養贍。其過多者。一切裁損以還之官。要使恩澤適均。將來可繼。不然國家萬萬年無疆之緒　皇親駙馬。日見增加。彼此援例爭相希恩。必須各完其願。雖盡割畿甸之田。有所不給。是豈可不爲國家久遠慮哉。惟　陛下熟計再照臣等查勘過各

項田土數目、並是退給侵牟、開豁荒鹹覈實之數、比與先年妄報投獻奏討原數不同。乞　勅該部查照一以新冊爲定、移出所給由帖執照以便徵收、再照祖宗累朝儘力開墾永不起科之例、歷年滋久、上下蔽于不知、是以奸民敢以投獻、勢家昧于奏討、又訪得山東河南等處奉例開墾之地亦多、近年以來、亦有奸猾之徒。往往投獻王府、及諸勢要之家。其勢與畿甸之弊。大抵相合。伏候　勅旨將　皇莊及各　皇親莊田、大賜處分之後、一併出榜頒示該省地方、仍行撫按衙門一體差官查明、乞再通行天下、今後再有奸民故違舊例、將民間田產投獻王府及諸勢要之家、占奪至百頃以上者、處以極刑、全家移出化外。則法重而人不敢犯。恩溥而民得安生。臣等區區忠悃言已盡矣。意已竭矣所冀　陛下丕承　祖宗萬年鞏固之基、聿開中興千載熙明之運、念京師根本之重、知小民稼穡之艱、勵精圖治、約已裕民、則太平之治可坐致矣、臣等冒昧進言、無任殞越、伏惟　陛下留神省覽、斷而行之、宗社幸甚、生民幸甚

陳愚悃以附餘忠疏　遺言凱直真不忘忠敬之義

臣待盡海濱尋中風疾手足不仁口眼失位遂就醫藥備後事繼聞有西北之報漕輓供億恐煩　聖憂臣受知四朝叙復起廢者屢屢竟無能久于其位以宣有微勞　陛下新政之初召臣衰以老矣又無能久于其位力乞休致顧蒙　賜勅給役給廩歲時存問臣疏辭未允强顏登受臣今氣息奄奄安望久居人世者哉臣自按察使乞歸已無起望附虛壙臣父墓之傍備納蜕焉前項致仕　恩典及身後葬祭通乞停免以爲存歿之安臣又倣古人遺直遺表之義僭有獻焉夫議禮如訟見各不同包而容之德之大也若粉墨大辯恐未足以服其心伏讀　明詔仰見天地之大日月之明于斯有悔焉存恤叙復日候而久未聞也昔成湯改過不吝　陛下儷德堯舜于湯何有哉伏望　盛降溫旨以答幽明慰人望臣又聞古者撻人于朝與衆辱之而已非必欲壞爛其體膚而致之死也亦非所以待士夫也成化時臣及見廷撻三五臣容厚綿底衣以重氈疊帊猶牀褥數月淤

血始消正德時逆瑾用事始啓去衣之端重非國
體所宜釀有末年諫止南巡捷死之慘幸遇 新詔
收邮士氣始回不謂又偶有此臣又見成化弘治間
詔獄諸 旨惟叛逆妖言强盜奸生打着問喇虎殺
人打着問其餘常犯送錦衣 鎮撫司問鎮撫奏送
法司議罪中間情重始有 說之 旨部寺覆奏始
有降調之 旨今一槩 止無復低昂恐舊典失查
非 祖宗仁厚之意即此二事似宜循舊臣又見去
歲以來舊臣謝遣殆盡 朝著爲空伏望 聖明留

念既去者禮致未去者慰留與數三大臣時加延接
又有碩德重望如羅欽順王守仁呂柟魯鐸輩乞引
自近以裨 聖德圖 聖政臣舌梗意長授書難盡
無任懇結愛願之至

序

送范應禎按察福建序 屯政

古者兵出于農井田志而兵寓焉要之七家一兵七
征始一遍藏于田畝簡于暇日而調發于臨時故無
召募之勞無養兵之費均以便也漢南北軍唐府兵

亦倣于此我　太祖遠稽近紹屯守之兵居然古意
內地則屯八人守二人邊地則屯七人守三人衛五
千人輸歲六石守人食月一石以歲輸克歲食二人
則歲贏一萬二千石也三七則歲贏三千石也廩官
之費民賦商征有餘辦矣夫何歲久弊滋今之兵額
率耗其半田則故存也于是有贏丁之補種細民之
租佃食之愈寡糧不贏以告乏何歟予嘗數發問而
執事者不能告也釐正之方宜若可驗者圖籍鮮存
睦畛數易故疆今鄙漫不省識考之甚難也吞隱者
寧死不自實私市者物故冒民版者歲以深一家伯
賴焉以法復之則私值罔償公租無所豁一家之生
事去矣此一怨也欲求其端必開告訐之門予嘗見
督屯之使惟利得田希已功奸軍乘氣勢奪民產無
控愬此一怨也豪右私屯田連頃敢無敢發其奸官
治之則搆煽謗讟此一怨也下官承上意爲出入亡
可否彼售其私我賈其責此一怨也則是亦怨非亦
怨我者若罔安于位況望之濟哉深水范君應禎潔
瑩慎縝有幹局其在南京戶部有名今年以員外郎

擢按察僉事、墾書督屯吾閩是固所熟試而驗矣因熟試晉新衙、收有來効、就禦哉、春官陳洪載述君論屯之政曰、吾惟無適莫其間耳。職屯必利屯若職民復利民耶。世豈有是。亦示之以狹矣。吾奚有倚哉。屯是屯可也。民是民可也。屯是而詭之民。則正而曲處之。是故誤而軒輊焉。除其租以上下其直毋泛清也必額以爲定。毋遙度也。必簿以爲憑。毋偏任也。必師以爲聽。毋疏核也。必差以爲察。毋譟決也。必詳以須之。盡兵與民均也。吾奚有倚哉。吾仁存而義施焉。額幸而足。恥言功。不足寧任其咎。直之吾不知爲德。繩之吾又惡辭爲怨哉。子驚喜曰、名之下無虛士哉、是可惠吾閩矣、抑宣力之任也、國家永無兵食之憂、則有兵農故事、然豈易言哉、亦經世深念也、

經世文編卷之　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八十九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上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彭 賓燕又

吳祖培佩遠參閱

屠康僖公集

疏

爲應制陳言疏 刑政 屠 勳

茲者天道亢旱人民失業特降勅諭文武羣臣共加修省且令條奏軍民利病時政得失以聞臣伏讀

聖諭有以知　皇上敬天恤民之心、修德勤政之實
直欲究循而行之、非徒姑應故事而已、臣備員法曹
謹以刑政一二有當舉革者、膚見條陳、伏惟　聖明
採擇、

計開

一乞恩例以清刑獄。照得在京法司見監問囚犯、每
遇天道暄熱、　皇上憫念罹獄之苦。特降綸音、笞罪
無干証者釋放、徒流以下減等發落、例該枷號者具
奏都免枷號、疑罪情可矜疑者、多至宥死充軍、恩至
渥也、然而南京係　祖宗根本之地、彼處法司監問
囚犯、常滿千數、臣嘗謬司審錄、頗知一二、每遇暄熱
或不蒙此恩例、再照天下司府州縣衙所監問囚犯、
先年奏准、五年一次、差官審錄、以爲常例、弘治四年
例該差官、止于南北直隸奏差刑部郎中二員、其餘
浙江等處十三布政司、行令巡撫巡按等官審錄、緣
各官巡治地方、事務繁冗、偏州僻縣、豈能一一遍歷、
有司憚于申請、往往預先捶楚至死、以爲已便者。不
能無之、以故矜疑重犯、奏請處置者。十常二三耳。陰

陽失和亦未必不由此。伏望　聖明一視同仁、凡遇
暄熱。兩京法司見監囚犯、俱乞恩例一體溥施、仍乞
勅刑部查照先年差官審錄事例、照舊選差明慎官
員。分投審錄。惟復將災傷去處。不必差官。行移巡撫
巡按等官審錄。其各官務要上體　聖心。下全民命
期無冤滯。徒流以下、就便減等發落。斂罪情可矜疑
并應合辯理者、一一具由星馳奏聞區處。如此庶幾
刑獄以清、而　天意可回矣、

一參情法以公比附。蓋律之所載有限。人之所犯無

窮。故罪無正律、則以上下刑而比附其罪。即呂刑所
謂上下比罪者也。近年以來、在外問刑衙門、多有不
究情實、比附過當、誠如　聖諭中所謂（之本也出入之失全）（寧失出無失入此祥刑全在擬議比附問耳）擬比附、不
合律條、姑以一二言之、且如姦義子妻、先年比依姦
總麻以上親之妻、止該杖一百、徒三年、以其終與親
子有間也。今則往往比依姦子之婦處斬、則與姦親
子妻無異、若姦義子妻可斬、則姦親子妻者、更將何
法以治之。此其不合律條之大者也。又如官吏給由
律稱若公私過名隱漏不報者、以所隱之罪坐之。止

坐其罪不該罷職役不敘以其無他規避故也。若有增減月日、更易地方、改換出身、蔽匿過名者、並杖一百、罷職役不敘。以其有所規避故也。今則有犯隱漏不報者、亦或坐以蔽匿過名、有誤犯增減年月者、亦或比依增減月日俱罷職役不敘。此其不合律條之小者也。殊不知情有故誤、法有輕重、苟不究其律章之全意、而偶因一事、彷彿一句而摘用之、而比擬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者矣。乞勅刑部通行兩京內外問刑衙門、今後遇有人犯罪無正律應該比附者、務要斟酌情罪相當、必使罪合律條、方經奏請定奪。至于比擬疑罪之際、尤不可不慎、而摘引律文、亦要詳究律意所在、不可妄自摘擬比附、庶幾刑不枉濫、而和氣可召矣。

（律之所以宜入全以例也例宜少不宜多有必不得已者以例附之例多則弊生而故律之本失矣）

一愼立法、以革繁例。蓋律乃萬世之程、例乃一時之變、以例附律、如運炭運灰、做工等項、此例之不可無者也。然情重法輕、則又不可無克軍枷號等例、以附律之不及。近年以來、言例者多有一裏而二三其例者。輕重之間、各有一例、事體不一。人難遵守。故有枷

號而不克軍者有充軍而不枷號者有枷號而又克軍者有枷號無月日而克軍無地方者有行于京而不行于外者如三五成羣白晝搶奪人財物包攬錢糧坑陷納兵打攪倉塲累誘子女邊軍逃回不首假印批廻爲從私宰耕牛開塲賭博僞造銀知情行用寄藏盜賍接買頭畜縱容賣姦開印子鋪等項名色其例至爲繁瑣中間亦有不論其情之輕重犯之次數賍之多少而概施之者或枷號三箇月或發遣極邊衛分充軍甚非　聖明欽恤之意且人之所犯莫重于故而枷號克軍次之蓋隣于故者也豈可不分別而差等之乎乞勅刑部會同都察院備查見行事例除常例外其前項克軍枷號等例務須斟酌其首從之輕重所犯之數次得賍之多少議處停當何者當存存之何者當革革之何者未備增損之何者該不分親屬何者例該親屬殊科必使情法相當允協于中明白開欵具奏定奪通行問刑衙門遵守其餘繁瑣難行者並宜革去

一遵律令以止深刻文武官吏除受賍枉法滿貫克

軍、并不枉法求索等項爲民外、如聽許財物、律稱凡枉者、准不枉法論、謂之准者、但准其罪。不在除名刺字之例。今在外問刑衙門、遇有此等人犯、都擬以行止有虧、發遣爲民、是與已行接受者無異。雖以禁貪律果如是乎、又如監臨官因公毆人致死、律該杖一百、徒三年、追埋葬銀十兩、初無罷職之條。今則往往擬照酷刑事例爲民。又軍職有犯、亦照民職酷刑革職、是皆不究律意而以苛刻爲能也。又如武職犯該枉法監守盜常人盜至斬絞罪名者、例該立功等項滿日帶俸差操、至於不滿貫、并求索等項、滿貫至減等杖一百、徒三年者、方纔革去管事、帶俸差操、其餘俱各照舊管事、其犯該姦所部妻女、宿娼挾妓飲酒、例該爲民、調衛帶俸差操外、其犯指姦、一切勿論、係先年尚書王槩擬奏事例、經久可行、今則受賕、又有不滿貫而帶俸差操之例、犯該指姦、而又有送兵部收查發落者、兩京問斷、往往不一、乞勅刑部通行兩京內外問刑衙門、今後遇有前項、聽許因公毆人至

欵囚犯。務要依律擬斷。不許引用行止有虧。酷刑等項名色。發落。武職犯該前項罪名者。俱照王槩奏行事例。其間果有情重法輕。要行比照重例者。臨時明白。擬奏定奪。至於充軍降級等項。具有見行條例。中間果有不常者。亦聽法司查擬奏聞。裁處

法重情輕者當原其情而量減之若情重法輕者不必又以情增罪此也

一平紙價。以便囚犯。照得兩法司日逐問理囚犯。不分官吏軍民人等。除欵罪窃盜逃軍等項不納外。其餘不論罪之輕重。與夫供明俱納紙一分。以待各衙門支用。先年奏准事例。定有常價。官紙一分。該銀三錢五分。告紙一分。該銀一錢八分。民紙一分。該銀一錢五分。奈何有等射利之徒。通同店家。欺凌囚犯。百般强攬。承送吏典。巧立直櫃。看驗名色。多方索取。遂至官紙一分。使銀八九錢。告紙民紙一分。不下五六錢。官府止得常數。囚犯被其措勒。致使貧囚買納不前。或發該兵馬司監追。或送該管衙門拘辦。因而淹禁。致欵者。亦或有之。事情雖小。爲害非細。乞勅法司。凡遇問過囚犯。追納紙劄。照依前項定價事例收受。囚人。銀錢在庫封貯。按季委官查盤。見數轉發順天

府、行拘鋪戶兩平收買紙劄、送回各該衙門支用、其犯該供明者、合無免其納紙。如此則奸弊可除。而囚犯便益矣、

一起老成、以備委任。竊見致仕刑曹尚書何喬新學識優長、刑名練達、廉慎有爲、可屬大事、致仕南京國子監祭酒謝鐸、立心高古、問學淵深、氣節行義、可勵風俗、乞勅吏部博詢衆論、如果二人才幹行實可取、不宜在閑、即便召起、隨宜任用、必能裨益國家、

一廣恩澤、以濟災傷。竊見浙江山東河南三省所屬地方、直隸蘇松常鎮四府、順天眞定保定河間順德大名廣平等府、水旱相仍、人民飢饉、疲憊已極、科徭不已、蕩析流離、在在有之、誠恐盜賊因而蜂起、所關甚大。宜行巡[illegible]官、加意撫恤、設法隄防、伏望　聖慈憫念災傷、特勅各該巡撫等官、務要念此人民流離顚沛之際、作急用意撫安、所有夏秋稅糧鹽鈔等件、合行寬免分數、內外衙門、物料夫役、一應不急之務、合暫停止。裹河馬快船隻、禁索人夫、各處歲辦進造物件、奏行減罷、所在軍士月糧、宜以時關給。倍

加存恤。操練軍馬、慎守城池、凡救荒賑濟、安民方略、宜亟便宜區處、以和人心。係地方爲務。蓋事貴見于未然。不可不有以撫恤而預防之也。

一禁奢靡。以厚風俗。蓋財者民之命、生齒日繁、則財用日耗、以日耗之財、而供日繁之衆、財安得不竭、財既竭矣、民必貧困、又何暇于治禮義而欲不爲奸盜者幾希。今兩京風俗豪富之家、往往競爲奢侈、服飾器用、僭踰禮制、浮靡浪費、罔有紀極。凡遇婚娶等項必極觀美、修齋設醮、街連巷接、甚非美事。先年累有禁例、日久玩視、恬不知懼、然京師四方之本也京師如此。四方可知。故以蘇湖一帶地方言之、巨室大族、爭相効尤、有嫁一女、舉一喪、而田産爲之蕩盡者、推之其餘、無不過侈、風俗靡靡、大爲可慮。乞勑都察院申明舊例、備榜禁約、仍行南京都察院并各處巡按御史一體禁革。兩京者聽巡視官按五城兵馬司緝該在外者聽巡按御史司府官員究治、敢有服舍踰式、器用違禁、及婚喪等項不依制度、越禮犯分、務極奢侈者、問發如律、照例發落、庶幾人知警惧、財用可

節、而風俗以厚矣、

一嚴啓閉以蓄水利。竊見沽頭上中下三閘、隸沛縣地方、最水勢易涸之處、名曰金溝淺、先年曾設主事管理、人頗稱便、既而革去、今往來豪勢之人、因無管攝、啓閉不時、商民船隻動候月餘、不得經行、阻塞河路、莫此爲甚、姦弊百端、不可枚舉、雖有管河郎中、又在別處住坐、禁令不聞、人無忌憚、況此地舊有公廨、不須修葺、乞勅工部、行移管河郎中、常時在彼住坐、遇有粮運盛行之時、往來閘河一帶、嚴立啓閉之法、禁革姦弊、庶軍民兩便而河道通利矣、

一專委任。以督海塘。蓋海塘爲浙西之患、其來尚矣、跡其所由、非惟委任之不得人、抑亦督理之無其法。以故隨修隨壞、木石等料、每歲浩費數萬、皆民膏血、而多被包攬之徒、預領官價、通同管理官員、百般侵盜、爲害不可勝言、是修一海塘。而生二三海塘也。今歲運石、明歲運石、人無休息。今年修理、明年修理、迄無成功。安得有如尚書周忱者、而爲之經理乎、雖有水利僉事、而地方廣濶、不能專理、乞勅工部從長計

諫、念地方工力艱苦、海濤洶害不測、轉行浙江布按二司、分巡分守官員、公同查驗、見收木石等料若干、未收若干、計其修理、大槩應該存積若干、如其物料已數、不必再行派擾、以甦民困。若是有名無實、務要追究物料下落、以備在官之數。坐委廉幹官員、遇有損壞、即時修理。務爲經久之謀、勿事目前之計。備造舊管、收除實在文冊存照、更替之日、執此查盤、以杜侵盜之弊。年終造冊繳部、以憑稽考勸懲、如此則官肯効能、財不妄費而地方永賴矣、

釐正祀典疏　郊祀籍田幸學

臣猥以凡庸叨司風紀、茲當　皇上繼體改元之初、正祈天永命之日、百度維新、萬化攸始、首卜郊祀籍田幸學三者、夫郊祀所以敬天尊　祖、祀典之載于經者、自虞舜肆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爲受命而告也、虞書而下、莫詳于周禮、禮記思文之詩、郊祀后稷以配天、我將之詩、則宗祀文王以配上帝、蓋以萬物本乎天、人生本乎祖、此郊祀而配祖者、大報本反始之道也。至于以時以樂、以牲以器之類、各有

其義降及秦漢唐宋。或郊或不郊。或合或不合。或祀
白帝。或祀黑帝。其祀不同。或三歲一郊。或過期不郊。
其制不一。甚者或以求仙而行。或以祈嗣而行。皆出
于道家者流。怪誕不經。瀆亂非禮。無復古人報本反
始之意矣。殊不知天即帝也。帝即天也。以其形體而
言。故謂之天。以其主宰而言。故謂之帝。其實非有二
也。安得有如異端所謂天皇太乙之號哉。我　聖
祖龍興。定爲天地合祀之禮。　列聖相承。以　太祖
太宗配享。一用古禮。參之周制。分命羣臣各獻二十

四壇。其儀文制度。至精至備。三代而下祀典之正。未
有如我朝者。究其所以宥密緝熙顧諟祗肅。此則歷
代敬天法祖之大略也。籍田者所以重農厚俗。攷之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
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
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
九推。又曰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蓋天
子籍田千畝。收其穀爲祭祀之粢盛。而必躬爲之者。
以爲天下之農民帥先爾。天子既身爲之帥先。又必

命田畯之官、以督其耕、其重農事如此、舜命官曰食哉惟時播百穀、成王戒農官曰敬爾在公、王釐爾成其見于詩、有若七月皆言農桑之候。其見于書、有若無逸、具言稼穡之艱、厥後漢之文帝、詔耕籍田、以給宗廟粢盛、又親率羣臣農以勸之、賜民田租之半、景帝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爲天下先、自周以迄唐宋、莫不以此爲務、然躬耕籍田者。必祀先農、親行籍田、禮如古制、具有成　我朝　列聖躬祀先農、親行籍田、禮如古制、具有成法、誠以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之所恃以生者食。食之所賴以足者農耳。幸學者所以崇儒重道、天生孔子、實萬代帝王之師、文王世子、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聖先師、蓋學校禮義之所在、聖賢道德之所宗、萬乘所以親臨之者、雖曰以聚賢斂才。而實以崇儒重道也。漢明帝初建三雍、親行其禮、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尊養老更、饗射禮、唐高宗幸國子學、親臨釋奠、大宗召純儒耆德、以爲學官、數臨幸、觀釋奠、命祭酒博士講經賜帛、增廣學舍、宋太祖太宗、數幸

國子監、詔講易卦、堯典、說命、皓宗詣文宣殿行釋奠禮、命祭酒豐稷講尚書無逸、之數君者、雖非三代庠序學校之比、而其所以敬仰休風、循古良規者、始亦可取、我　聖祖首建太學、車駕親臨、列聖相承、率循是道、所以勉勵師生者、諄切詳備、語以聖人爲學之道、期以帝王作人之功、具載　御製五倫等書、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正在　陛下今日之舉耳。之三事者。其禮相因。其事至重。不攷古。無以証于今。不質問。無以探其本。伏望　皇上念茲三事之大、不徒循故事之美觀。必求行三事之實意。特勅館閣儒臣、經筵侍從講求郊禘配享之禮、思文我將之詩、法三代以上所行之善、監秦漢以下所行之失、然儀文不備。無以合古。誠敬不足。無以格天。必眞知上帝之亨、享于克誠、黍稷之馨。不如明德。必仁必孝、善繼善述、則一陟一降、在帝左右、而感通之妙、上帝居歆、億萬年之丕基、兆于此矣、所以籍田者、必求古人分井經界之法、豳風七月之詩、周公無逸之篇、我　列聖重農之訓、必崇節儉。以爲裕財之本。必薄稅斂以爲足食之

原。禁游惰。則爲之者衆。省力役。則不奪其時。正經界。不爲外戚之所占。均田里。不爲豪戶之所侵。貴五穀。賤金玉。務農桑。益種樹。如此而帥先天下。宣其德意。作其農功。勸相有方。貪暴不作。則仁心仁聞。天下被其澤。而勸農之政行矣。所以幸學者。必尊德樂道。以正天下之人心。親賢納諫。以厚天下之風俗。師嚴道尊。如學記之所存。敬旨吉凶。如丹書之所戒。如此而帥先學校。則人倫明。教化興。風俗丕變。人才彙興矣。切見先儒眞德秀大學衍義一編。具載修齊治平之道。依經據史。引物連類。言天必有徵于人。語事而不遺于理。善惡必錄。綱目詳明。誠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陛下於經筵講論書史之中。常以此書進講。仍以別冊置之便殿。以備清燕之覽。則所以事天重農崇學。以隆　聖治之禮。舉不出于此矣

記

重修海塘記　海塩海塘

東南惟海事爲重。海塩海塘一圯。民爲墊溺。所係甚大也。來。捍波濤之嚙蝕。斯塘

海塘舊名太平塘、在縣東一里、今僅半里、洪武年間潮汐泥圮故岸、朝家屢命臣工、修築石塘計二千三百七十丈餘、永樂三年、仍爲風潮圮毀、命通政等官按治、動調蘇松等九府修築堅完、歲久復頹、宣德年間巡撫侍郎周忱命工增培土石。其患稍息。正統九年秋潮大作。圮甚。廼于裏岸、重築新塘、景泰五年因舊址廣狹、鳩工役夫、撤舊更新、外砌大石。內實瓦礫其工爲省。建立眞武龍王祠于塘上、成化八年風潮大作、所築石塘、悉皆傾圮、二祠亦不存、數年之功、爲之委棄、十三四年、風潮連作、塘復傾圮、時有提刑副使楊瑄者、修築照鄞縣荊公塘式、幫材豎砌、內用碎石土瓦填實、頗能殺勢。歲久風潮塘之存者、十無二三、弘治年間、予爲大理少卿、不忍民之墊溺、官之匪人、事之無法、爲費不貲、出民膏血、顧不逞之徒、攬替誤事、今年運石、明年運石、人無休息、今日修塘、明日修塘、迄無成功、是修一海塘而二三海塘也。上疏極言海塘之弊、孝宗皇帝可之、特下工部議行修築、募工督

之委棄、十三四年、風潮連作、塘復傾圮、時有提刑副使楊瑄者、修築照鄞縣荊公塘式、幫材豎砌、內用碎石土瓦填實、頗能殺勢。歲久風潮塘之存者、十無二三、弘治年間、予爲大理少卿、不忍民之墊溺、官之匪人、事之無法、爲費不貲、出民膏血、顧不逞之徒、攬替誤事、今年運石、明年運石、人無休息、今日修塘、明日修塘、迄無成功、是修一海塘而二三海塘也。上疏極言海塘之弊、孝宗皇帝可之、特下工部議行修築、募工督

理下施木樁。上加巨石。縱橫交疊。內外收縮。厚築土防。通計重築、塘南自藍田塘北至丫义塘、以丈計者、凡九百餘、居民可賴矣、　朝廷注意東南水利、簡任河東韓君士賢通判吾郡、專司水利、而海塘其大患也韓君殫厥心力、講求沿海利病、詢察舊制得失、上考數千年海塘衝突之所、下究數百里海塘建置之形、歷歷如指諸掌、躬循周覽、說者謂惟所修臥羊坡者爲得法、即鄞縣荊公塘之制也、閱三十年而始衝迅、視諸作爲堅久。後有爲疊砌者、舉不能及、周悉處

置、大率一如荊公塘之式、因海之勢、順地之宜、經始于正德八年癸酉、落成于九年甲戌、不閱朞而工訖賛之者今海塩令朱君寔昌也、爲費四千有奇、石六萬四千、椿木二萬六千、石匠一萬二千、夫三萬九百視昔之費、十省八九。自教場塘迤逦而周、一百四十丈、翁家塔土塘、皆六百五十丈、丫义塘二千三百餘丈、澉浦塘一千三百餘丈、他如龍王塘、談家塘、又數千丈、塘高二丈八尺、疊石一十八層、視昔之工、十加六七無後觀、無浪費、民不告勞、財歸實用、厥功既成

海爲安流矣、

重建陡門橋記　橋梁

嘉興郡當水陸之衝、一水奔駛、而西滙于崇德界者、曰西運河去北折迤而東以達吳江者、曰北運河。邑秀水所治也、聞隋大業間、闢自京口、疏至餘杭、白樂天所謂平河七百里、沃野兩三州者可徵。我朝因之以通漕運、厥利博哉、平陸沿堤北下、支分派別或滙雪川或過語溪或入震澤、大則輿梁。小則徒杠。在在攸濟。去城西南若干許、有鎮曰陡門、士民環居、面運河臨右道、傍有一川北注、界絕通途、宋泰定間作橋其上。以通往來。歲久朽泐、行人苦之、宣城劉君景丞邑、曰吾職在水利、可使此橋終于不治乎、歸告邑長（事孔明相蜀而橋梁道路脞不修治君子以爲無謂小于先王之政）周君懋文、周君乃布令曰、義本人情。願施者聽於是者民義士、相率樂從、各出私篋、權材鳩工、悉復橋之舊、而石堅工良、規制益闊、經始于正德某年月日、而其月日落其成功、不役民財、匪公帑而樂施者爭先恐後、蒭然而橋成、行旅往來、居然不知、衆感躍稱頌因書其績、請予記之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

終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盛翼進隣汝
鄭重光古愚參閱

李　奏疏

論西北備邊事宜三　西北邊備

李　傑

臣竊惟四夷之中、北虜最强、衣皮毛、食肉酪、以射獵爲生、以蓄牧爲業、無城郭之居、逐水草而止、鳥遷烏

舉、難得而制、比歲以來、虜騎猖獗、西北之民、近邊者苦於驅掠、內郡者疲於轉輸、用師累年、未見其效、千里騷然、上勞　宸慮、臣嘗深思之矣、西北二邊境土遼遠、虜一鳴鞭、即抵城下、欲戰則勢力不敵、欲守則芻粮罕繼、且其來如疾風、去如收電、我方出兵策應、彼已虜獲而歸、況將帥無專制之權、賞罰非功罪之當、號令不出於一、進退不乘其機、北虜之患、何時弭乎、臣謹條陳當今備邊之尤切者六事、

一曰守要害、嘗按漢元朔中、取河南內地、因河爲固、唐張仁愿築受降三城、渡河而軍、雖有寇盜、關隴不搖、今也受降既廢、內地亦虛、自撤藩籬、任虜出入、由是延綏以至寧夏千餘里之間、無非受敵之處、雖曰屯戍相望、然彼聚而攻、我散而守、欲以制虜、不亦難乎、如臣愚計、縱未能北循受降、據虜心腹、亦須乘虜空虛、遣兵搜刮、按漢遺規、阻河而守、雖極勞費於一時、終獲安寧於悠久、議者必曰自宋以來、茲地久曠、懸隔內郡、應援實難、然元朔之前、此地不曠乎、何以能立郡也、漢唐以來、不皆守此乎、何以不陷於虜也、

此誠要害之地。其可失乎。　二曰足粮餉夫千里餽粮、士有飢色、故晁錯論備邊之策、曰先必積穀、充國建破虜之議、必先務屯田、今河南內地。土皆肥饒。種宜五穀。使要害既得。城堡完固。分兵屯田。且耕且守。復募民之願徙者。與發謫之當徙者。以充實之。蠲其徭役。俾之開墾。既無戎馬蹂踐之虞。必有稼穡收成之利。不數年後。積穀既多。兵食既足。則可以省列郡之轉輸。甦邊氓之困矣　三曰用土兵、何則窮邊之地。其民習兵。幼識戰陣。知虜情狀。騎射馳突。與虜爭長。必也捐重賞以招之。該勳格以勸之。類其部伍。而不違乎俗。即其豪傑。而使爲之帥。授之田宅以安其居。虜入而能得其首級者厚賜之。虜退而能止其所掠者即予之。如是則人內顧家業。如報私讐。外利賞給。勇於公戰。其與調遣之兵、聞鼓角之音。則悲痛傷心。望纛褭之羣。則振掉喪膽者。功相萬萬也　四曰擇將帥、兵法曰將不知兵、以其卒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故勳貴可將則將之。不以戚而嫌。行伍可將則將之。不以疏而棄。又必委之以專制之柄。

勿奪以監臨之權。平居則使之得以恩信養其心。臨陳則使之得以誅戮嚴其令。如是則士卒之於將帥。感恩畏威。雖驅之蹈湯赴火可也。何有於敗衂哉。

五曰明賞罰。賞勸有功。罰威不迪。馭將之道誠無越此。然上功之際。有殺被掠之人以冒賞者。如此而罰弗及。戰鬬之際。有能奮挺前進以贖生者。如此而賞弗及。是宜申勅憲臣。覈實賞罰。其虜入之時。某所守將某出兵與戰。捕虜斬首若干。具以聞而賞加焉。賞一人而千萬人懼矣。某地守將某關壁不救。被擄生口若干。具以聞而罰加焉。罰一人而千萬人懼矣。賞罰既明。其有不思自勵者乎。

六曰修武備。臣聞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故立國者不以夷狄之盛衰爲憂喜。而惟以武備之修廢爲安危。今天下全盛。北無邛律之強。西無元昊之黠。然而二邊之兵。僅僅自守。以言乎將。有鳴劍抵掌之風乎。以言乎士。有投石超距之氣乎。或虜騎稍多。輒張皇賊勢。飛書告急。朝廷必爲之命將出師以援之。至於京軍之出。又有不可言者。名雖溢於尺籍。身半役於私門。戎未知坐作擊刺

之方。或未閑弓矢鞍馬之習。簡閱惟視其年貌。勇怯不問其才能。將非素練之兵。兵非舊屬之將。猝以臨敵。能無慮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臣請當此醜虜未甚盛時。外而各邊。命重將一人。俾專守一面。乃選文臣之有謀畧者。參其軍士。恒使利器械。明紀律。遠斥堠。養威力。寇至則張聲勢以遏之。寇去則據險隘以邀之。責以分地。不得逾相推倚。如此則勢專志一。邊備修矣。內而京衛。精選其驍勇者十五六萬。萬人爲一營。各舉將畧之優者一人統之。時其訓練。不令驕惰。持其資裝。常備征討。或虜騎充斥。邊兵不支。則令其人率所素統以臨之。如此則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是惟不戰。戰無不克矣。夫內外之武備既修。中國之形勢自壯。設醜虜嵇惡不悛。則奉天討罪。雖深入其地。擊蕩其巢穴可也。夫何區區邊境之足慮哉。

董　奏疏

論

論西北備邊事宜一　西北邊備

董　越

曩時各邊諸將多　祖宗勳閥舊臣其遇敵決機臨危致勝皆常親經指授而身爲夷狄所知及所敬憚況其任邊日久威信素孚人樂爲用今父死子繼惟膏粱是習而韜畧罕聞聲色是娛而軍士罔恤夷狄啓釁此其一也曩時王師薄伐雖六軍貔虎之士無不在行然未嘗不黎用土著蓋其人生長邊郡習聞戰鬬山川險易皆其所知夷狄強弱皆其所料今番直之兵南人過半性多輭怯體不耐寒視風沙刮面鼙鼓震天不免喪氣一與戰鬬輒爲所輕夷狄啓釁此其二也　祖宗以來凡出師饋餉雖飛輓居多然屯種之利亦所不廢且以一卒之食日費一升一馬之芻日兼數束曠日持久其費無窮陸輦車輓其數有限以有限之資而給無窮之費雖有知數莫能當之今屯兵一切不用而惟輦漕是資一或不繼則人馬俱困夷狄啓釁此其三也　祖宗以來凡命將出師未嘗不先之以信賞必罰其於功過或宥或罰務

俾適中若　聖祖之待永成矣薛顯　太宗之不赦奉天征討有罪官是已今軍中罰則太果賞則欠明

況論功之人。多徇偏弊。親冑矢石者。或不沾寸賞。托名行伍者。或皆得全功。遂使六軍之士。囂囂怨嗟。遇敵之來。不肯戮力。夷狄啓釁。此其四也。其餘事勢。或縱於偷安。或膠於一定。或疎於控制。或隱於上聞。皆非祖宗以來所以制治禦戎之道。故臣敢昧死。條其事以聞。

其一曰擇名將。臣聞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要。蓋將之得人。在乎儲養。將之制馭。在乎黜陟。今邊陲名將。可數不踰二三。偏裨麾下。

方叔。有元老之稱。武賢。有虎臣之目。國不無戰克之術也

勢或有之而名位不著。一有緩急。將焉藉之。臣愚以爲趁今無事之時。正當餙勵在　廷諸將。及訪求各處有智勇韜畧者。聚之京師。屬之各營。委之以事。以觀其智。試之以戰。以觀其勇。假之以權。以養其威。示之以褒。以作其氣。其見在各邊偏裨以下。曾著勞績者。待之以不次。必使如古名將之流。充滿中外。則國勢自尊。國威自立。雖有寇至。不患無備矣。如漢得一李廣屯兵北邊。而匈奴爲之畏却。宋得一韓琦鎮定州。范仲淹在環慶。而西賊爲之破膽。用人以望。此其

驗歟。其二曰增土兵，臣聞兵不貴多而貴精，又曰古者戰其地用其人，蓋兵既精則一可當百，而不費財用。其人則皆思顧家而肯戮力。今二邊之兵多出調遣。其間南士驍勇之最者僅足以當北士之中。老弱者又不必言也。何者。南北風氣既殊。人之勇怯自異。嘗聞之西征戰士有云。往年滿賊背叛。朝廷命將出師討之。當其負固不服。數挑不戰之時。其間土兵恨不得一飛往。及目覩烽火。耳聞砲聲。父子兄弟。即私相慶幸。以爲可以獲利。可以立功。其餘諸將驍勇者。或樂偕行。老弱者皆恐出戰。比至元惡成擒。醜虜就縛。大率皆出其嚮導。計畫效用之功。臣切料今之二邊。事勢大率類此。且河套之地。方數千里。沙深水少。欲直擣深入。其勢甚難。前後經制之人。但於東西中三路。各設屯堡。一遇剽掠。即分投截殺。靜以待動。於法亦宜。但恐勢分難於制禦。臣又聞近年各堡官軍。一遇虜來。即堅閉不出。俟其將去。然後追之。名爲截殺。實類送行。無他。凡以畏怯故耳。臣愚以爲除見在土兵之外。更宜多方設法招誘。擇其勇悍者。隆

以優養。凡戰而有獲悉歸之。功成則一體受賞。願歸則縱而不禁。如此則兵必得精。而財不虛費。不患無可用矣。宋臣韓琦嘗言京師所以苦兵脆弱。賊嘗輕之。乞增土兵利其善戰。元昊以此遂不敢近邊。用兵三曰廣屯戍。臣聞千里裹糧。士有饑色。師旅未出。饋餉若先。今二邊連年用兵。百姓困於饋運。四方苦於預徵。雖曰成大事者不計小費。圖永逸者不惜暫勞。然能寬一分。則民亦受一分之益。臣請以往事言之。漢時西羌先零屢爲邊患。宣帝命趙充國將兵擊之。帝問充國用兵幾何。充國曰兵難逾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比上留屯之議。廷臣皆以爲不便。後卒以此而坐困西羌。然今河套可耕之地。已盡爲虜之畜牧。欲就屯種。斷無可能。臣嘗以地理考之。古之金城。即今之蘭縣。相去河西不遠。其間充國之所疆理故蹟必然具在。但不知其地。或以歸民。或見有屯戍。其歸於民者（即民田）決不可奪。其見在者（亦未必如洽耕耳）亦可耕且以一夫百畝論之。其穀粟（取粟多安問在官在民）既可食數人。其稿秸亦可秣數馬。輓之饋運。亦大不同。況三時農務

一時講武。又古之良法。料今河虜雖號猖獗。然春深氷泮。亦難飛渡。蘭縣之故蹟既存。或夏有可耕處。所宜令春夏就耕。秋冬出戍。或又可免各處徵調之勞其北邊諸處有可耕者。亦宜依此立法。如此則兵食交足而不費徵求矣。昔龍錯請文帝募民耕於塞下。而匈奴竟不敢侵。唐震靜請　高祖屯田太原。而歲收粟十餘萬斛。豈非其明效歟。　其四曰明賞罰臣聞誘人之方。惟利與名。又曰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治。蓋賞罰國之大柄。於出師尤當重之。必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罰一人而千萬人服。斯能奔走兵士而得其死力也。近者二邊用兵　朝廷未嘗不嚴賞罰之典。而貪功冒賞者。隨舉輒聞。雖曰功疑惟重。不必過求。然一於優容。恐亦不足以致人之服。臣請以往事證之。晉武帝泰始七年豫州刺史石鑒坐擊吳軍虛張首級。詔曰鑒備位大臣。吾所取信。而乃下同爲詐。欲勿議得乎。遂正其罰而不得受賞。近日河套之捷。亦不能無類此者賴　聖天子明見萬里。再命覆實。遂使冒貪之風。由之頓消。臣愚以爲自今

征伐。宜精選紀功官員。責以連坐。必獻俘馘者。乃得論功。冒獲者一切不與。杜權貴幕下之私。作六軍敢死之氣。其失機喪師辱國者。則寘於法。不爲已甚者則肆赦而責其立功。如此則人皆思自奮。不患不得其用矣。昔漢文帝赦一魏向而雲中以寧。唐高祖謂李靖使功不如使過而突厥以擒。又非其明效歟。然是四者。皆今日備邊之急務。若夫所謂不縱於偷安。不泥於成法。不踈於控制。不隱於　上聞。又在乎將帥之得人耳。至於撙將帥之善。操予奪之机。又在乎聖心一權衡之間而已。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詩曰式固爾猷。淮夷率獲。此之謂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周立勳勒卣

程篁墩文集

張 宮處中參閱

送都閫蕭君赴四川行都司序

程敏政 西蜀分閫

四川去京師萬餘里而行都司治建昌領六衛之師以控扼諸番尤西南重鎮也邇者兵部以擇師聞

蕭君大用、受　命以往、鄉進士馬君謙、合請婣友壯其行、乞贈言於予、予不及識蕭君、然竊聞之縉紳間而得其人矣。蓋蕭君承其先世之烈。數奉詔使虜庭從征伐。起忠義衛正千戶至僉都指揮事、智名勇功出列營諸較之右。故總戎者以將才薦於兵部。而上亟用之如此。豈非得人也哉。建昌古越雋地、南接滇池。西雜吐蕃。誠蜀之要衝。然　國家承平百年。王化之漸被者日廣。冶塲鹽井之利。足以裕邊學較弦誦之風。足以興俗。近者諸番又鮮出沒之患。則建昌之爲樂土也久矣。蕭君提一道之印而守其土、撫其人、固綽乎有餘地矣。或以爲蕭君夙將、且有志於功名、疑建昌一道、不足以盡其才者、是亦不然。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所以試之者、固將有以待之也。君豈可以所轄爲荒服、分閫爲偏師、而遽忽之也哉。視篆之後、簡其士馬、修厥戎器、廣屯田、禮師儒、毋狃于宴安、而常若寇至、使西南號令、斬然一新、又以其暇日履涉山川、指其不毛之地曰、此諸葛武侯之所談笑而禽孟獲者也。按行城壘、撫其樓櫓之具、曰此李衛

公之所經營，而奪蠻險者也。忠賢往矣，遺跡具存，慨然興起於百世之上，而思見其人焉，則三軍足食諸番嚮風，朝廷無西南之虞，而方面果不足以淹君矣。大鎮元戎之選，弭貂橫玉之貴，皆上之人懸之以待諸將之有功者，蕭君勗哉。

雲中寄興詩序　雲中晉餉

戶部郎中瀛海戈君勉學之督軍餉於大同也，實應陶君敬學作雲中寄興之圖，餽之予。惟大同西北重鎮，古雲中地，歷代宿重兵備虜，而我朝益嚴常遣宿將建牙于斯，而軍實所需，必付中朝才譚之臣總之，俾以璽書從事，文武大吏，不得與其間，爲法之嚴在吾勉學者，蓋遴選也。方今　聖天子在位，屢以偏師出塞，虜益北徙，而諸將亦屢以捷告，烽燧稍閒，牛羊被野，而邊人之晏然足食也久矣。勉學職事之餘，輕駕徐出，以按行其山川，考覈其營田，下馬而坐，展卷而賦四顧，悠然景與情會，而忘其一日之勞，固君子所不廢也。雖然，子則有進于是者，夫以吾勉學長身豐幹，氣度軒豁，有封侯萬里之相，而又當盛年，立

要津顧可以小就邪昔張魏公幹辦公事于熙河徧行邊壘而進其老挫退卒于頹垣廢堠之下相與覽觀形勢指授方略以詢夫戰守之宜與其前人成敗利鈍之故後起疏遠而位將相受鉞專閫於四方區畫邊事如指諸掌卒以成攘夷之功而名後世蓋古人之所謂寄興者如此非徒流連光景以相慰勞而已此贈言之意也

贈豐潤伯曹公　奉　勅總南京操江兵　提督操江

自六朝五季與宋之南皆畫江以守而江防重于諸鎮我　高廟自淮西渡江定鼎金陵遂一中原而江防視前代益嚴每操江之日舳艫相銜旌旗蔽空所以攝姦宄奠南服者甚盛故制總操江兵者一人非世勲宿將莫預茲選或難其人則　勅南京守臣兼領其慎之如此弘治紀元之歲今　天子始朝羣臣以南京　帝業所基而操江之帥關用廷臣公議命豐潤伯曹公　賜璽書以行行之日諸與公舊者相率餞於郊且俾予贈之言蓋聞都南者莫利於舟師都北者莫先於騎戰我國家自文廟徙都北京置三

營爲居重馭輕之策。而南京操江之備。乃習故常。戰具弛焉莫之振。有識者恒以爲憂。　先帝時用南寧伯毛公。始克修復舊規。績用有成。進副居守之任。而曹公代之。公議所歸。殆不誣哉。昔漢穿昆明池以習水戰。魏作玄武池以肄舟師。勤遠略。圖非常。皆不足鹵。惟我高廟嚴風沐雨。以平僭亂。作生民主。爲一聖子神孫立萬世之業。率用舟師。其遺蹟尚可考也。然則操江之任重矣。矧今天子嗣大歷服之初。首以慎選而用公。當不求所以副之者耶。惟公之考莊武侯

在先朝顯有儔功。藏在冊府。爲中興名將。而公以元孫敦尚詩書。克繩其武。居宿衛。典京營。積有年勞。非建功一時者比。吾知其往也。士心豫附。軍政修明。上足以答　聖天子授鉞之心。下足以顯其先元戎登壇之教。使江防得人。過前代遠甚。斯亦無負於故人之所以期公者哉。先少保襄毅公。在遼東督餉時。與莊武侯同事交好。公嘗受學館中。故予於公有世講之雅。獲預離觴之末。因序其事以贈。

送行人王君使朝鮮序

奉使朝鮮

弘治乙卯春三月、禮部言朝鮮之有事也、宜遣一行人、往致禮於其國、詔可、惟時行人王君獻臣實受命以行、凡與君同年舉進士、尤厚善者、簡討郭君瑀而下、若干人、醵餞之、且相與言曰、敬止少年、偉丰儀、妙詞翰、選于衆而使遠外、名一旦聞九重、臨遣之日、賜一品服、視他使爲榮、然求所以副茲命者、宜請教於君子一言、乃託吾宗人杲及楊君志學以來、謝不獲、則爲之言曰、朝鮮古箕子之封、履視諸蕃、獨恭順爵有請、賜有謝、元會　聖節諸大禮歲必四三至、其境去遼水不三百里而近、館傳相望、無瘴癘險阻之虞、其人業詩書、比內郡、擎跽如禮、無頑獷犯順之習、使其國者盡兩月可還、則敬止之行、不必有所咨訏而使事可成也、然天下之事、或數於易而成於難、彼使而涉瘴癘險阻之虞、當頑獷犯順之習、勢若難爲者、顧一切以蠻貊處之、摘其罪、昌其詞、宣上德威而奪之氣、使其知警而感焉、斯無不得其懷服者矣、若朝鮮則何如其處之哉、純以蠻貊待之則彼固我之近藩、業詩書、比內郡、不可以純以中國待之、則彼終以

譯而通其漸。或至于狎肆。亦豈法之得哉。必吾之所以自處者。介可畏。敬可慕。上以見中國之尊。下不失綏遠之義。使朝鮮之人知　天朝使者。秉禮達節。而善於其職。若此。名不愧皇華之選。行足稱品服之華。此敬止所有事也。予又見往時使朝鮮與安南者。多喜以詩賦相倡和。爲長雄。心恒疑之。夫周爰咨詢。而陳詩以觀民風。古使臣之職。殆不謂此。如以詞華墨妙自矜詡。而與蠻貊爭勝負。縱過于彼十倍。藝焉爾。共何繫於使義之得失也哉。此亦敬止所當知也。今上嗣統初。詔用儒臣一人。告即位於朝鮮。禮部以子名上。值閒經筵。予不佞承乏講讀官首。不果行。然恒以不得一覽東方山川之勝爲快。於敬止之行。竊有羨焉。故既序其事以贈。而申之以規將見使事之眞無難也。此諸君子之意也。

太傅兼太子太傅平江伯陳公壽詩序　勳臣名壽

弘治戊午春三月哉生明。皇儲初授經于文華殿。前期加恩文武大臣若干人。惟時太保兼太子太傅平江伯陳公。加太傅。仍兼傅青宮。又五月而詔贈其

曾祖平江恭襄侯、至其父縣國莊敏公、三世皆保傳、
渙號崇階、前所未有、又兩月而爲公初度之辰、逆其
甲子之所經、三百有六十矣、駙馬都尉樊公於公爲
親家、重其上壽伊始、而寵數之迭臻也、合諸勳戚播
之詠歌、若干篇、將以季秋廿有八日、舉一觴慶焉、屬
予爲之引、惟　天眷　皇明、畀之世臣、以光輔熙運
比於隆古、盛矣哉、而予竊有說焉、寵榮壽考、世豈無
之、而君子所重者、名與實副之爲難爾、不然、雖歷遐
箕、沐殊寵、人將指議之不暇、奚貴焉、公生而沉雄負

志略事　英宗憲考暨今天子、出入中外三十年、凡
君國重務及大典禮必參預計行禮成、上倚爲重、而
其大者、鎮二廣、則宣國威靈、冒險阻、勦賊數千、還所
掠餘萬口、扶畸拯憊、嶺表載寧、其功甚偉、總漕十二
年、善撫士而寃心于國用、前後所陳百餘疏、興革之
際、其利甚博、河決張秋、績屢壞、公相度事宜、濬原窒
罅爲安流、人免于墊溺、其惠甚久、此三者、壽之基也、
然不能不沮於見忌、而忠恪自將、不易其守、故公議
歸之而　聖眷加焉、以殿嚴之尊、兼台輔之責、視古

舊勳宿德之臣、殆無與讓非名實相副之爲難哉恭
此故實 當考
襄公當文皇徙都北京、首總漕府。裕國足兵號良將。
其漕規踵行至今。莊敏公嘗將偏師靖閩寇。一時大
將多賂敗者、獨莊敏得進侯封。賜嘉獎。蓋其先所以
培其家脉甚遠。公嗣其遺烈。而光大之若是。豈偶爾
倖得者之可比哉。嵓高之章。壯猶之什。對揚王休之
作。見於三百篇尚矣。雖近代聲律。不可以差次。而本
於貴齒好德感上戴恩之誠一也。然則諸公所爲致
慶者、豈直游從之好、姻婭之私哉、祝公之壽、上佐
天子、整六師聲四夷保丕平之緒、以昭上天純祐眷
明之心、如漢營平、如唐汾陽、如吳之延州來季子、則
公所重於天下後世者、又不啻今日而已。公自號雲
谷、通經史、妙詞翰、辱與不佞交良厚、非一日雅且在
宮僚宜不可辭也、遂僭書於簡首、爲觀者先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 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錫山楊世愈爾韓參閱

楊中丞奏疏

疏

題爲議事事 楊瑮

湖廣事宜

先該照得各處巡撫官員、在於邊方者、例該每年四月、在於腹裏者、例該八月到京議事、臣所管去處、係

此即漢刺史每年到京奏事例

是腹裏、議事之期、合於八月內到京、緣臣今年四月之初、前來巡撫、地方廣濶、急難周徧、合無照例於八月到京議事、惟復止將該議事件開行、該部會議具奏候至來年依期赴京等因、

計開

一件利便事、據湖廣襄陽衛申稱本衛旗軍俱各調守漕運等項所有月糧六斗妻小老幼赴倉関領糧官斛止是五斗、餘有一斗等候日久、被放糧識字人等、延捱揩留、尅落入已、以致旗軍之家、虧缺食用合將放糧斛面改造六斗、使一全関回家、人無侵欺等因、具申照得前項弊端累禁累犯、終難革絕、今申前因、誠爲有理、慮恐別處亦有此弊、合無通行各布政司直隸府州、查照所屬官倉、但該放支旗軍月糧六斗者、各與量造六斗官斛、較勘清切、印烙完備仍於斛外大書深刻某倉六斗官斛、止用放支旗軍月糧不許別項行使字樣、降發該倉按月旗軍関糧、逐斛唱名支放、則禁令不煩、奸弊自革、

件故事可考

一件勸導附籍事、切照南陽荆襄德安安陸沔陽等

府州縣所在流民、今宜府文移、及上下軍民不分伊曾無附籍、悉稱以流民名目。其已附籍者羞惡流民之名。槩自稱曰下戶。而本境之內。世居之家。無所分辨。故別稱爲老戶。辭義不順。名稱俗陋、不惟告爭等件、及案牘之間。開寫欠美。抑且已經附籍、與未附籍流民混淆無別會同欽差分守右參將都指揮同知王信議得合將前項府州原有土居人戶。稱爲舊民逃來附籍人戶、稱爲新民其奸頑展轉不肯附籍者仍前目爲流民、如此則事寓勸懲而漏籍轉徙者恥且格、辭有分別而文籍開載者平順可觀、

題爲地方事　地方事宜

照得荆州沔陽等衛德安長寧等所、江湖空曠、山林阻深、自前全設官軍期以控制要害遞年以來、爲因征差亡故、消耗過半、且如荆州左衛原設旗軍八千三百三十五名、見今止存二千三百八名、內除下屯四名、老病幼小一百五十七名、不堪差操、其餘與同沔陽等衛所旗軍、儘數選撥前去廣西及清浪桂陽靖道等州臨武南漳穀城等縣守備、并僦運京儲等

項其原數不足、及凡遇逃故、又將餘丁盡行輳補去
訖、連年在外、不得休息、以致衛所空虛、兵備廢缺城
池坍塌、不能修理甚至門鋪等項無人巡把、雖是多
方督理、奈緣人力不敷、即今荆襄安沔、水旱已六七
年、軍民普例、飢荒措濟莫能周給、盜賊蜂起、愈摛愈
滋、所在流民、動以萬計、反覆轉徙、恐難撫安、會同欽
差分守荆襄南陽等處右參將都指揮同知王信、議
得前項地方、連遭饑饉、難比尋常、來年春夏之交、必
是益見窘極、況今十月内各處山野草木多
花、十二月内雪氣陰、一兼旬不解二十六日午後尋
丈之外不辨人形、民情欠寧、遠近窮迫、緣清浪等處
平息已久、前項軍人、止於景泰年間暫撥守備實非
舊例、而廣西軍士屯聚亦多、乞勅該部詳議荆州等
衛所官軍、除於南漳穀城等項差占難動外、通將廣
西并清浪桂陽靖道臨武等州縣後撥守備之數、放
回本處操守城池、一以鎮安人心、一以防禦奸宄、倘
或遥警、亦得調用、再照荆襄德安沔陽安陸五府州
所屬多係裁減衙門、見今缺官管事、仍乞將朝覲官

員內有黜罷者、照缺急選前來管理、庶於治理不致誤事、

題爲防禦地方事　官軍操守

據襄陽等衛申稟備蒙欽差贊理軍務巡撫湖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羅篤行文該鎮守湖廣太監郭閔總兵官右都督李震題據湖廣都布按三司呈議湖廣衛所官軍數少。一守不敷。若非輪班操守。未免顧此失彼。況今邊衛二士消耗、守備官軍、掣回數多、合令荆襄夷陵五衛所頭班二班官軍、一班赴邊守備

一班回衛操守城池等因、兵部依擬於成化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奏准轉行到衛申稟到臣、查得先該監督軍務太監尚書總兵參將都御史唐愼等會議荆襄久安長治良策內開襄陽衛荆州三衛、并夷陵千戶所官軍、先年俱在本處操守、流民不敢爲非、正統十四年。靖州等衛官軍征進麓川等處邊城缺守苗賊出沒、暫將荆襄等衛官軍調分兩班輪流備禦以致千斤劉等。伺隙爲非。今雖殄滅勞費實多。合令頭班官軍、照舊備禦、二班存留本處操守、遇急易於

調用、成化二年十一月初五日奏准欽遵外、續該分守荆襄等處右參將都指揮同知王信爲防禦地方事、見得四川納溪等縣、各被大坻山都掌逆賊流劫緣地方接連荆襄巴東竹山等縣、誠恐侵臨、以致流民乘機倣傚、乞將荆襄安陸五衛漕運官軍存守地方等因具奏、未蒙明降、又該本官題爲缺軍防禦事、兵部議開襄陽自古用兵之地。流民積聚不下二三十萬、（成軍耶）誠恐釀成大患。合將本衛在邊備禦頭班二班（何不即將流民訓練）官軍。俱存本處操守捕盜。保固地方。成化四年正月二十四日奏准存留去後、今該前回會同欽差右參將王信、議得靖州等處。自前本無備禦名目。即今亦無寇盜聲息。其衛所官軍因稱近邊別無差調。又有腹裏原征麓川等處官軍。除存留外其餘二萬三千五百餘員名。與另外哨護粮道號稱三班軍餘。俱各在彼備禦支給行粮。而荆襄等衛所官軍舍餘。守備廣西等處。與儹運軍儲者。常年在外修盖王府等項與起造墳塋者歲無寧日。其存留二班、與襄陽衛頭班數目不多、各撥本處并南漳穀城等處分守城池

及於要害地方巡捕奸盜尚且不敷若將此少飢窘軍餘襄陽衛頭班遠發備禦荆州等衛所三班起調輪守不無示弱召侮貽患地方伏望聖恩特勅該部行令前項頭班二班官軍照舊不動及將荆州等衛所頭班仍與襄陽安陸等衛運粮者盡存本處操守庶幾銷沮奸兇臣等不勝感幸

題爲公務事　起科田糧

一件起科田粮事照得南陽襄陽荆州德安四府汚陽安陸二州江山通于川陝湖泊多于地方遠近天雨水輒泛漲中間膏腴上則田地俱係本處土著人戶種辦粮差及各處衛所屯軍種納子粒之數其餘砂瘦汚來之處高者忝錯岡阜不耐旱乾低者邊近江湖容易淹没亦係前項人戶陸續耕犁貼辦粮差及逃來人民佃買開墾種養人口因無納粮定主往往彼此告爭欲行照例科粮恐後重難負累所以官府拘礙難行構訟興詞紛紜無已今後民間田地除已徵粮外其餘開種未起科者或許自行報官或遇互相爭告務要勘量另立輕則每畝科粮一升若係

山岡水灘處所。每畝止科五合。撥付應得之人。永遠管業辦納。如此則事爲無礙。而經久可行。粮額有增而紛爭漸息。

一件鎮銷禍患事。照得荆襄德安汚陽安陸各府州縣地方曠野。山川深遠。自前寇盜容易藏聚。禍患隱于無形。維制貴乎有策。奈何城池稀疎。武備廢缺。且如襄陽衛洪武年間人少事寧。尚具額設八千戶所節次改調。今乃止有三千戶所實有壯軍。止是一千八百十九名。安陸衛一設五千戶所節次改調。今亦止有三千戶所實有壯軍。止是一千四百七十九名。荆州汚陽德安各衛所。消耗尤甚。況且實有壯軍撥遣運者。比之各處衛所江河往迴。最爲險遠。其餘俱調廣西清浪杜陽靖州道州臨武等處守備不敷。復將精壯餘丁選轅去訖。遺下舍人。并老弱貧病餘丁。除屯田辦料軍吏等項外。荆襄安汚德安七衛所。止有操守軍餘舍人。共四千九百四十九名。於內又撥接遞等差及王府蓋庫造墳等項占用多端。欲其威制數千里。環儌之境內可否之辨。顯然甚明。防禦事

重。難比尋常。乞勅戶部兵部諸衙門從長計議將前
項七衛所漕運壯軍餘丁共六千三百一名各存本
處操守城池鎮銷奸宄原有淺船卻令水次僱募楊
州高郵淮安大河邳州等衛所赴京操備軍人領駕
儹運夫以京操大衆之中那摘六千餘人不爲有損
荆襄曠遠之地得用六千餘人大爲有益如或別行
拘泥切恐貽禍地方

皇明經世文編卷終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李雯舒章
陳正容威玉　黎閱

原襄敏公奏疏　原傑

疏

處置流民疏　處置流民

節奉勅諭近聞湖廣荆襄河南南陽等處流民自往
年驅逐之後中間多有去而復來及近時各處災傷

陸續逃移之數、日漸衆多、不可不預爲處、命爾前往
彼處遍歷地方、除原有附籍外、其新聚流民、須一一
處勘見數、公同各該鎮守分守巡撫內外官員、從長
計議、查照宣德正統年間以來、官司行過事蹟、或編
戶籍、附入州縣、或驅遣復業、嚴立禁約、二者之間、畝
得孰失、務在詢察人情、酌量事勢、衆以爲是、雖已廢
之法、所在當行、衆以爲非、雖已行之事、亦所當改、用
圖經久之計、毋循目前之謀、又如本處衙所、或湯無
統紀、當歸之某司、附近州縣、或有不相管攝、當屬之
某府、凡事悉聽爾便宜處置、應奏請者、具實奏聞、彼
處三司能幹官員、並聽爾差委分理、其事務要停當
欽此、又准、戶部咨該太子少保兼左都御史李實題
稱荆襄等處流民、須立州縣以統治之、設衙所以控
制之、則　朝廷無南顧之憂、蒼生免流離之患、撫安
之計、無過於斯、等因節該奉　聖旨是、着左副都御
史原傑去、務要處置停當、欽此、爲照陝西漢州等府
金州商洛等縣、俱與荆襄接境、係流民新聚處所、選
委湖廣河南陝西都布按三司官員王用等徧歷山

谷。取勘流民共一十一萬三千三百一十七戶。男婦共四十三萬八千六百四十四丁口。審係山東山西陝西江西四川并本省軍民等籍。隨同鎮守等官議得前項流民。先因原籍糧差浩繁。及畏罪弃家偷生置有田土。盖有房屋。販有土產貨物。亦不過養贍家口而已。別無非爲事端。若依前例一概逐遣。尚恐去項寘穀械逐非策也年必有甚如今日之衆。勢難盡遣。合將近年逃來不曾置有產業原籍田產尚存流民戴廣等共一萬六千六百六十三戶。男婦共四萬五千八百九十二丁口。并平昔兇惡。斷發原籍者。照例遣回。其本分營生流民張清等共九萬六千六百五十四戶。男婦共三十九萬二千七百五十二丁口。仰遵　聖諭編附。各該州縣戶籍。應當糧差。仍嚴立禁條。用杜將來流徙。此非一時之安。亦有久遠之計。奈何襄陽僻在一隅。相離本布政司水路動經旬月。所轄一州十縣。內均州竹山縣穀城縣南漳縣房縣鄖縣上津等縣。俱在萬山之中。賊盜嘯聚之處。相離襄陽遠則十里。近不

下五日。一旦有事。若待再報湖廣三司。議調官軍。鮮克濟事。必須就近添設司府。分管衛縣。位高望重。且知利害所係。較之所縣百倍有益。今踏勘得郎縣（此郎陽立鎮之姑）地方廣濶。迫近漢江。路通竹山房縣上津洵陽淅川等縣。正四通八達要地。遞年盜賊出沒之所。應合展築城池。添設所衛。控制地方。撫安軍民。及據竹山等縣里老楊郁等并承委布政司等官王用等。呈告竹山縣地名尹店。郎陽南門堡洵陽縣白石河商縣豐陽鎮南陽南召保唐縣桐柏鎮。房縣馬良坪宜陽縣穆册趙保村汝陽縣楊埠。俱係長山大谷。密傍江河。各離縣遠。非獨藏賊巢穴。抑亦禁捕不前。俱合添設縣治。并巡撿司等。因恐有違。得旨。臣又同各該委官踏勘得尹店南門白石河豐陽南召桐柏等處相應立縣馬良等坪止可立堡。穆册保村楊埠各應添設巡撿司。俱各遵奉勅旨。便宜處置。委官督造郎縣。展築城池。添蓋公署。工程浩大。必須軍民兼役。方可圖成。伏乞勅令湖廣鎮守巡撫并分守官員趁時修築。庶得堅完。以撫流逋。以安地方。千萬年幸甚

黃河自古爲患疏　黃河退灘

蓋以水勢瀰漫。遷徙不常。彼陷則此淤。軍民隨處開墾退灘之地。以給日食。以供租稅。蓋以此而補彼也。奈何奸詐之徒。陰結王府官挾勢指爲園場屯地。投獻徼賞。王府信之。輒使標封界至。占收子粒。有不從者。興詞委官。動經歲月。民不聊生。自今有犯者。不問軍民舍餘。俱終身謫戍附近衛所。其王府官亦不許陰結受獻。致興詞訟。違者一治以法。則奸猾有警而民無橫擾矣。又彰德懷慶河南南陽汝寧五府山多水漫。衛輝一府沙鹼過半。軍民稅糧之外。僅可養生。開封一府。地雖平曠。然河決無時。洪武間蒙　太祖高皇帝恩例。除常稅外。荒地許民耕種。永不起科。景泰時乃創起科例。致令姦民互相告訐。徵斂日重。民迫于勢。傾家陪納。請如舊例。凡軍民有告訐不起科者不聽。則可免陪償之患矣。

地方事宜　地方緝捕

信陽固始等州縣。南抵蘄黃。西接荊襄。東連鳳陽霍丘等處。山勢綿亘。河流四達。盜易出沒。官難防禦。且

鳳陽陳州等處。近皆被災流民載道、盜入霍丘、劫掠
帑藏、執縛縣官、民庶騷擾、誠宜思患而預防之、今兵
部既云光州不可置所、則汝寧所屬信陽等一十三
州縣、宜令二司巡守官、各爲親選譏察一人兵牌五
十人、令自備器械馬匹、以緝捕盜賊、而選委府州縣
佐貳守領官一人督之、不得累以他役、致妨緝捕、又
信陽州地方軍民雜處、奸盜尤衆、宜調守備南陽河
南署都指揮僉事李瑾、更守其地、而以署都指揮僉
事許震代守河南南陽、俾得專禦盜賊、禁治銀洞、仍
還指揮臧廉于本衛、又商城縣南接六安州二百餘
里。四野曠漫。而金剛臺（金剛臺近者流寇曾擾之）巡檢司乃在縣北。今宜遷置
縣南馬頭山使。便於巡邏。

開設荆襄職官疏　設官撫緝

流民之數戶、凡一十一萬三千三百一十七口、四十
三萬八千六百四十四俱山東山西陝西江西四川
河南湖廣及南北直隸府衛軍民等籍、臣偕湖廣河
南鎮守巡撫三司等官、議流民數多。若一槩驅之。恐
其安土重遷。難以盡遣。就使。遣去。慮或他處頑民。知

有空地。效尤復來。其患尤甚。已嘗覆實類。皆逃移年遠。無所于歸。且能治產服賈。老子長孫。婚嫁姻戚。既不可動者。謹如　聖諭。許其附籍。其新來無產平素兇梗者。遣之。數內在湖廣之襄陽荆州德安及今郎陽者二萬四千三十九戶。附籍二萬一百八十有七。在河南之南陽河南汝寧者七萬五百五十二戶。附籍六萬三百八十有四。在陝西之西安漢中者一萬八千七百一十八戶。附籍一萬六千八十有三。其遣還者。凡一萬六千六百六十三戶。復慮此輩戀膏腴而樂閑曠。且原籍官司。不加撫恤。勢將復來。須如先年事例請給　聖旨榜文嚴行禁革。凡深山大谷之內。復集續來。及展轉流徙者。並發戍邊。匿主同之。逃囚軍匠。無論山內外。俱令戍邊。其附籍所墾田地。查照減輕則例起科。凡百事產。俱如洪武年間給與凶帖。則庶幾去者留者各得其所。此外須立府縣軍衛斯爲久計。臣又與各官相視襄陽府所轄鄖縣。地接河陝。路通水陸。居竹房上津商洛諸縣之中。爲四通八達要地。且去府五百餘里。山林深阻。官司罕到。盜

賊猝發。緩急無制。合拓縣城置府。擬名鄖陽。即其地設湖廣行都司。附城立鄖陽衛。衛爲前左右三所。其左右二所于湖廣都司并南陽衛新收編發流民并不服驅遣問發。及寄操軍人數。內查調二千五百名類編摠小甲并百戶所實之。前所則以趙府群牧司緣事革隸彰德衛官軍撥補城周六里三十步。設六門。分襄陽府所屬竹山房縣上津鄖四縣來屬。又於竹山之尹店置竹谿縣。編戶七里。歲徵稅粮一千二百九十一石有奇。于鄖之南門堡置鄖西縣。編戶七里。歲徵稅粮一千一百九十九石有奇。又于陝西漢中之洵陽白石河置白河縣。編戶八里。歲徵稅粮三百九石有奇。以上七縣。俱隸新府。其南門堡白石河守禦軍堡。如舊仍屬湖廣。又析陝西西安府之商縣地爲山陽縣。于豐陽鎮。編戶一十二里。歲徵稅粮一千二百六十九石有奇。析河南南陽府之南陽縣地爲南召縣。於南召。係編戶一十六係。歲徵稅粮二千一百五十石有奇。析唐縣地爲桐柏縣。於桐柏鎮。上店編戶一十四係。歲徵稅粮一千八百六十九石有

奇。析汝州地爲伊陽縣于舊固縣。編戶三十一里。歲徵稅粮六千四百一十八石有奇。以上各隸其本府若州。此外舊巡撿司凡四。其在尹店者。移置竹山之縣河。改隸竹溪。在鴉路鎮者。移南陽之寔石口改隸南召。在桐栢鎮者。移唐縣之毛家集。改隸桐栢。在上店者。移嵩縣之常界嶺。改隸伊陽。是皆要害之地。亡命所必經者。又于宜陽縣之穆册及趙保邨。汝陽縣之楊埠。俱添立巡撿司。南彰縣之馬良坪。築立軍堡。以房縣原守肆莊坪堡官軍二百員名實之。俟鄖陽衛調撥官軍至日。如數委守竹山之上官渡堡。而以上官之數。移于肆莊。則以近就近。各適其便。且于光化均州鄖縣各置水驛。驛設五舟。摘于湖廣所屬偏僻水驛。各令州縣攝之。否則擬奏銓註。陸路則以里甲馬匹遞給。無煩置驛。其官屬皆宜裁省。府設知府推官撫民通判各一員。經歷司照磨所各去其半。陞鄖縣學爲鄖陽府學。學設教授訓導各一員。量增其生徒之數。諸新縣唯伊陽官吏全設。桐栢添註撫民縣丞。餘俱知縣典史各一員。縣學教諭訓導各一員

生徒吏典。先儘見役。次于民間選之。行都司設都指揮使同知僉事各一員。經歷司亦去其半。衛設指揮使同知僉事衛鎮撫。左右二所正副千戶各二員。經歷知事所鎮撫各一員。每所百戶十。前所則以群牧原額舊任爲之。數內知府都司及各新縣正佐首領官。宜從臣等會舉練政體熟知風土者。庶于新附之民有濟。餘乞銓授如例。軍職則於湖廣衛所多餘官并陝西調來調職選任。其荆襄襲設守備都指揮。合令回司理事。白河鄖西二縣守備官軍。且須三年以後令回。自餘加以委任責成。使撫治其地則永永無虞矣。

華亭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徐孚遠闇公 盛翼進鄰汝
陳爾振永和 參閱

王莊簡奏疏

處置甘肅疏 甘肅事宜

王公以爲本兵奉詔經理甘肅鎮事宜身至鎮上此疏

王復

甘肅所屬十五衛所地方雖有遠近不同然自永昌邊西與西寧鎮番頗有險隘可據賊亦不敢久留莊

浪雖有逼賊路徑。山谷地狹軍馬頗易戰守。惟涼州
地方四際寬廣。散漫緊關衝要。最先受敵。又兼水草
便利。賊一入境。動輒經年不出。往歲虜犯本城。止是
一衛軍馬戰守不敷。不免差人遠調甘肅等衛官軍
策應。相去六七百里。爲虜邀遮。未能即至。比到人馬
疲弊。緩不濟事。所以往往挫損兵威。以致失机誤事
天順元年至五年。累調在京官軍。遠爲策應。勞民動
衆。糜費糧草。不可勝計。若非無事之時。豫爲遠圖。何
以善後。訪得甘州在城五衛設置年久。生齒日繁。各

家戶下正軍之一。餘六七丁。或一二十丁者有之。除
供給聽繼外。中間多有願投軍者。招集四五千名。亦
可編成一衛。立于涼州塡實地方。然恐其人戀土有
誤調用。宜于在城五衛內每衛摘一千戶所全伍旗
軍。五衛選撥指揮十員。衛鎮撫二員。五所湊成一衛
名曰涼州中衛。于本城內開設衙門。請給印信。其遺
下五所印信。宜從鎮守總兵等官。于五衛官軍戶下
丁多之家。招選精壯餘丁。編補各所原伍
名缺就于各所多餘官員內選撥千百戶所鎮撫掌

管印信操練軍馬承種遺下地土。辦納子粒。則彼此得人。而戰守有備屯田增廣。而邊儲自克矣。又鎮番衛極臨邊境。原設三岔黑山二遞運所。僉撥爲事因犯罪備牛車。令其接遞後因革去遞運所併與馬驛帶管接遞。今三岔驛人夫止有二十六名。黑山驛止有二十一名。重役人難。及莊浪衛鎮羌驛路當衝要原設軍民夫役。見不滿二十餘戶。不惟接遞艱難。抑且缺人守堡。查得舊革鑼鍋泉遞運所餘下人夫七十三名。武勝遞運所實有一百三十七名。紅城子驛人夫一百名。此處驛遞比其他十三名見撥在黑松林兼管及查莊浪衛在城遞運所實有人夫一百六十三名。武勝遞運所實有一百人夫倍多。宜將黑松林原帶管鑼鍋前人夫內撥三十名安鎮羌驛在城三處驛遞共摘撥六十名。分摘三岔黑山二遞運所。每處三十名。就領原牛車馬驢走遞。庶使接遞均平。人無耗累。抑且邊站城堡得以守護。又永昌衛原有白石崖墩一座。距本衛二百餘里。近于古丹衛下。有河水灌溉。山丹因地土鹵千墩一座。亦距本衛二百餘里。切近于涼州衛下有河

水灌溉涼州田地。今永昌衛軍少。哨守不敷。宜將前項白石崖墩。改隸山丹衛管轄。土魯干墩口。改隸涼州衛管轄。各令撥軍哨守。其永昌境內所管五奴五赤墩。係干衝要之地。合當添築城堡一座。就將掣回官軍。改撥哨守。庶得地方適均。事體利便。又肅州衛上河清至臨水地界。逼臨邊境。山外原有哨馬營一所。先因達賊侵擾。移入山裏。路傍駐劄。緣官軍耕種地土。多在境外。而哨瞭軍馬反居其內。宜移本營復立故處。通賊隘口。修築城堡。防護屯種。庶使人知避害。可以保障無虞矣。又西寧衛地方。僻在西北番簇之中。四面受敵。且又控制罕東阿端曲先等衛夷虜乃緊關重地。本衛軍馬專一巡守要害。捍禦番簇。先年邊方寧靖。北虜不來侵犯。各簇番夷頗聽撫諭。不敢爲非。近年因兒虜寇擾邊。乘机做做。往往聚衆出沒。抄截道路。劫掠財畜。殺傷人命。調兵勦殺之後。至今猶未寧帖。乞將西寧衛原調官軍土民五百六十七員名。于莊浪涼州二處輪流備禦者。存留本衛操守。遇莊涼等處有警。量調策應。不惟彼此有備。亦且

省用邊儲　○省○邊○儲

處置番夷

處置番夷疏

今天下一統諸種番夷雖或出沒不足深慮惟北虜動輒長驅深入最爲邊患遼東宣府大同寧夏甘肅皆有高山大川長城固壘限隔延綏境外亦有黃河千六百餘里實天造地設之險洪武間東勝迤西路逼寧夏墩臺基址尚存永樂初幾胡遠遁始將守備軍馬移入延綏棄河不守且延綏地方東起府谷堡西至定邊營縈紆二千餘里今聲息稍緩亦可因循

度遣戍班師之後賊若復來何以支持且大同宣府兩處地方通無二千里遠又皆控據雄險尚有正副總兵參將協同守備共一十二員寧夏三路不滿千里亦有正副總兵參將協同守備八員延綏城堡寫遠最爲難守止有總兵參將三員調度豈能周遍議者咸謂若依舊守把黃河險阻實爲萬全之計然今賊未出套宜因時損益不拘故常于延綏添設協同參將二員于高家龍川緊關衝要城堡駐劄往來提調互相策應就將先調陝西鄜慶等處官軍存留四

千員名相參。土兵四千八百六十六名。甘肅兌回慶
陽衛官軍八百一十七員名。共轄官軍九千六百餘
員名添撥各堡輪班操守。缺少器仗。行總兵等官。候
大軍回京之日。將原領官軍盔甲神鎗銃砲。于內量
數存留交與少監秦剛收管備用。庶幾戰守有人而
邊備充實。軍馬有常。而糧草易供矣。又。輩昌臨洮衛
舍餘李均保等二百八十名。先帝招募在官聽調赴
京。接應殺賊。景泰元年。起調靈州操備及寧羌鳳翔
等衛所連雲棧青陽等驛站軍姜迪等三十六名先

年雇夫為事。編發各驛克軍。自備鞍馬鋪陳什物擺
站。景泰四年調送寧夏操備。且均保等原非正軍而
與正軍一體差操。因閔（所以）行糧家屬（庶也）又無月糧養贍。歲
久逃亡。一例勾補。揆之人情。誠有不堪。臣以為均保
等。宜放回原衛隨住。姜迪等宜退回原站走遞。以後
如果缺人調用。宜另于丁多之家選補。庶幾人得甦
息。事體允當。

區畫事宜疏　孳牧馬匹

一騎操孳牧馬匹。舊有牧放草塲。多被豪強侵耕。馬

之芻牧之地、是以孳生者不蕃、騎捺者日損、今宜于養馬地方、分遣給事中御史、會同分管寺丞、通行查勘丈量、各照原額界至頃畝、依舊牧放、一各處孳牧種馬所生之駒、天順七年、成化元年、虧欠者連遇事例停追、今秋收在邊例合買償、但所買駒、止可充數而已、急難得用、宜依上年事例、有司四匹、軍衛五匹折買堪操馬一匹備用、一舊例種馬一匹、兩年課取一駒、若兩年育兩駒者、許令貸與欠駒人戶、補作正數、近奉恩例三年止取一駒、虧欠必少、其有服勤人戶、而三年生三駒者、或兩駒者、所餘之數、宜令報官用議和糴收易、另給空閒人戶領養、一法司問擬罪人、有雜犯死罪、有笞流杖罪、願納馬者、宜依運甕納豆等例、改定馬數、聽其贖罪、一陝西各邊屢奏缺馬訪得西寧至甘州番簇、多產馬之地、彼所缺者茶與青稞、若與互市、則善馬一匹、不過用茶百斤、青稞十五石、以銀計之、所費五六兩、價值既輕、較之京師（以此相較）領又免路途瘦損、今宜查取陝西官茶、就彼互市、茶如不敷、又糴買青稞銀、宜行戶部、暫借折糧銀五萬

兩。欽甘肅總兵等官照彼時估買易騎操。數足而止
一一例後倒失等項馬駒。宜行太僕寺查算。每牝馬
一匹轉發寄養備用一南京養馬地方。歲取餘馬來
京備用。問多選退枉復艱難。或有收價來京買納則
又被官吏群醫人等作姦媒利。不惟馬多不堪虛累
給養況又累年解補。追取不完。今宜于不堪不敷之
數。每匹徵價十兩。類解官買。以給騎操。一在京在邊
官軍累歲關領馬匹騎操動以萬計。一關之後。既不
時調養倒失數多。又不隨即報官。設法追補展轉遷
延惟望寬宥是以馬數愈虧民戶被累。今宜戒飭將
官。嚴束軍士關領務須愛惜實調養。毋或失宜。及行巡
馬管馬等官。時常巡視。一體禁約。一在京在邊騎操
馬匹。必須專勅太僕寺少卿一員。無太僕寺地方者。言不屬本寺分地而屬民地故責之巡撫官
巡撫等官。時常往來較閱倒失等項。報官限償。把總
管隊等官。隱匿不報者。連加譴責。務使官軍知警。馬
數不虧。一照上年納馬冠帶事例宜行兩京內外凡
有富實之家。願納馬者。聽與冠帶。以榮終身。候地方
稍寧馬數既足而止。一延綏等處累奏缺馬。雖嘗行

令區畫大段出于民間今宜不爲常例聽客商于延綏寧夏大同宣府遼東巡撫等官處告報納馬中淮浙長蘆等處塩引依彼時估定數中納不拘資次関支一勇士関領馬匹給粟取給于各衛及其倒死又免追償任情驅馳視若蔽蹝馬之虧耗亦其一端今宜令該管衛所并管操官旗備造関馬日月文冊繳送部守備照初関倒死照例免償足示朝廷恩典如其二次倒死追補庶使人知戒畏一馬政舊例一年一駒其後改爲二年一駒近又改三年一駒益所以寬民力而鄙民艱也然使管馬官員得人則生息自蕃國用自足矣定例固不敢輕易勸懲亦貴乎有方今管馬官員以一縣種馬爲率三年考滿爲期一年一駒額内不虧者稱職額外每馬又生一駒者奏請旌異額外又生一駒者不次陞擢其不及額數者遞爲降罰太僕寺分管寺丞亦宜以額數虧贏遞爲黜陟

邊備疏　墩臺城堡

臣奉命整飭延綏寧夏甘涼一帶邊備看得東自黃

河岸府谷堡起、西至定邊營連接寧夏花馬池邊界西、縈紆二千餘里、險隘俱在腹裏。而境外臨邊。無有屏障。止憑墩臺城堡。以爲守備。緣有舊城堡二十五處。原設地方。或出或入。參差不齊。道路不均。遠至一百二十餘里。近止五六十里。軍馬屯操。反居其內。人民耕牧。多在其外。遇賊入境。傳報聲息。倉卒相接。比及調兵策應。軍民已被搶擄達賊俱已出境。雖稱統領人馬。不過虛聲應援。及西南直抵慶陽等處。相離五六百里。烽火不接。人民不知防避。其北面沿邊一帶墩臺。皆稀疎空闊。難以瞭望。臣與鎮守延綏慶陽等處總兵巡撫等官計議。臨邊。府谷等一十九堡。俱係極邊要地。必須增置那移。庶爲易守。遂令聲息稍寧。先行摘撥軍餘。採辦木植。候春暖土開。委官監督併力興工。將府谷堡移出芭州舊城。東村堡移出高漢嶺。響水堡移出黑河山。土門堡移出十項坪。大兔骼堡移出響鈴塔。白洛城堡移出靴營兒。塞門堡移出務柳莊。不惟東西對直捷徑而水草亦各利便內高家堡至雙山堡。雙山堡至榆林城。寧塞營至安邊

營。安邊營至定邊營。相去隔遠。合于各該交界地名。
崖寺子三眼泉柳樹澗耗訇梁各添哨堡一座。就于
鄰近營堡。量摘官軍哨守。又于安邊營起。每二十里
築墩臺一座。通共二十四座。連接慶陽。定邊營起每
二十里。築立墩臺一座。共十座。接連環縣。俱于附近
軍民內量撥守瞭。北面沿邊一帶墩臺空遠者。各添
墩臺一座。共三十四座。隨其形勢。以爲溝墻。必須高
深。足以遮賊來路。因其舊堡。廣其規制。必須寬大。足
以積糧草。容人馬。庶几墩臺稍密。而易于瞭望。烽火
相接。而人知防避。營堡聯絡。而緩急易于策應。聲勢
相倚。而可以遙振軍威。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終